



桐原紀年八

辛丑

共十五

U 6
4082
8



門 9 伊 6
號 4082
卷 15-8



次對

因錦伯狀請
留穀加分

紀年錄卷之八

辛丑五月初三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此洪忠監司李崇祐
狀啓也以為此歲豐登穀簿有裕則還穀願受者
甚少而其中元還不敷之八九邑農糧種子無以
排給留庫中限五千石特許加分以為隨邑報分
排之地待其畢分延後陳聞事令廟堂稟旨分付
為請矣頃於嶺南道臣之請既已準許使之量宜
分排後從實數更為登聞今於諸道不可異同依
狀請施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全羅



因完伯狀請
留穀加分

監司朴祐源狀啓也以為穀簿不敷邑鎮農糧排
巡極其苟艱留庫條中三萬九千五百石特許加
分裁量分數隨報題給後更為登聞事請令廟堂
稟旨分付矣此亦依嶺南湖西例準數許施使道
臣磨鍊分給後從實數更為登聞何如上曰依
為之徐命善曰此江原監司金熹狀啓也以為峽
農間多不實應分之數不足於種糧之排巡留庫
中毋論皮精穀限二千四百石特許加分事請令
廟堂稟旨分付矣一依諸道例準數許施使道臣
叅量事勢隨報題給後更以實數區別登聞事分

因東伯狀請
留穀加分

海西還穀
稟處

付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黃海監司趙
尚鎮狀啓也以為道內穀簿名色極為紊亂野邑
之禾穀移於山郡則變作雜穀山郡之雜穀轉於
野邑則換為禾穀或權捧土宜或曲循民願使一
路穀儲相左於會案今若一從會案還作本色則
不但事勢之難便必多民間之受弊毋論山郡與
野邑非其土產而難作本色者以時留穀名懸錄
於會案就其中可以還作者待秋捧使之釐正留
庫條待明年舉行事令廟堂稟處為請矣糶糴之
法極嚴且重毋論皮正穀若不稟旨朝廷擅自代

捧則顧其罪果何如也而海西之承訛襲謬名實混錯穀簿之紊亂至於此甚竄初代捧之守令事當一一查究照律嚴處而既無文蹟之可據以致年條之莫詳則已往之事雖不得追勘此後守令或有更犯者道臣摘奸現發隨即論罪之意嚴明申飭非其土產還作本色之弊果如道啓所陳許令以時在名色釐正於會案其中可以還作者分給條則待秋捧卽為還作留庫條則待明年一體還作俾無名實相左之弊事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弘文提學李性源向來堂疏不過

相規則豈可以此過引於文任而伊後初除必欲一伸重臣處義無恠其如此屢違召命徒傷事體弘文提學李性源今姑許適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刑曹判書李性源既適史局還差備堂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有司堂上四負金鍾秀在鄉不上來李命植才差校正之任鄭尚淳李衍祥俱帶劇務備局事無主管之人凡百舉行誠為可悶金鍾秀李命植有司堂上今姑減下其代以刑曹判書李性源戶曹叅判徐有隣差下使之察任何如 上曰依為之

朝講
孟子

初五日景慕宮 舉動時以都提調進詣 承命
入侍 初六日朝講入侍

朝講入侍領事徐命善知事鄭尚淳特進官李性
源金魯鎮叅贊官趙時偉侍讀官李謙彬檢討官
鄭淵淳掌令徐鼎修獻納李時秀假注書趙興鎮
兼春秋文采五趙錫穆以次進伏讀孟子自孟子
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止不足以事父母儒臣陳
文義訖徐命善曰此章大義儒臣略已敷陳臣則
以人心之四端推說世道之四維可乎夫以一人
之身而四端之心苟不能全其本體則譬如四體

之不備尚不得為人况以一國之大而四維不張
者乎臣竊觀今日之世道人心所謂羞惡辭讓或
幾乎息矣廉防之所必守而敦勉既摯則不免放
倒才具之所不補而分義為重則終有堯攬不當
出而出者滔滔皆是而當出不出者未見其人此
固諸臣不能自重之致若其加之以敦勉責之以
分義俾不得伸其羞惡辭讓之心殆 殿下有以
導之也四端之中仁知在心義禮在事制之於事
者如此其乖戾則存之於心者顧何由得其正乎
伏願 深留聖意懋盡砥礪之方去就之間每賜

優容進退之際毋過迫束則所以擴充是心御于
家邦者自有不期然之效矣 上曰所陳甚好當
體念矣講畢 上謂徐命善曰卿於國事可謂獨
賢勞矣向來袖劄日昨筵奏皆人所不敢論而卿
乃不顧禍福不恤恩怨正色詳言於衆畏羣縮之
日卿之為國血忱予庸嘉歎若不能因此機會協
心共貞以少挽頽惰之風俗則不但世道之更無
可望卿之積費誠力國耳忘身之初意不過為厚
招人怒之資而已予於此竊為卿憫之何以則可
以善始善終使好為之地者不至於一篲功虧卿

所欲為予當曲從卿其無隱徐命善曰臣只知
聖恩不知有身凡於國事固不敢為遲徊退托之
思而自古任世道之責者莫不保合聰明聚會精
神以左右相維上下相承故黜陟行而勸懲立今
則朝廷之上人各為心事無大小一任已見臣雖
欲東西號呼勉做世道其如獨力之難辦何哉此
臣所以孤負為期夙宵慚歎者也 上曰卿言予
能領會予意亦欲陞擢此人俾助卿不逮而不特
其苦懇力辭有難終拂恐無益於公而但害於私
咨沮不果卿言如此予當從卿矣徐命善曰前此

鄭民始陞擢

體諒亦已多矣且使無益有害亦當試可乃已何必預憂其不成而遂輟不為乎上命書鄭民始陞擢傳教徐命善曰吏曹判書李衍祥雖以再當都政為難而自前委任責成之銓官豈必以一都政為爪限耶此則有關後弊不可輕遞而聞其實聽似難行公姑許調息亦恐無防吏曹判書李衍祥今姑許遞何如上曰依為之上曰彼承宣予以小嫌姑不畀清要之地而近見為人頗有氣力矣徐命善曰彼承宣自在韋布故相許以國器今日朝廷似此人物實未易得矣若任之以激揚

吏判許遞

金文淳陞擢

之責則所以裨補世道者豈淺鮮乎至於用嫌之教實為過中人孰以彼承宣為戚里而假使真箇戚里古之名臣碩輔豈不在戚里中乎上命書吏議許遞傳教徐命善曰近來亞卿之人尋常排望亦患苟艱水原府使金文淳銓職通望寂久地處才華亦是可用之人合有陞擢之道故敢達矣上曰若論久次豈有其右卿嫌不并舉云前叅議李敬養從二品窠一體加望可也徐命善曰朝講詣閣幾乎移時而臺諫牌去來久無消息末乃或違牌或陳疏以至特除備貲之境揆以事體不

李從二品

加望

可無警今日不入朝講臺諫一并罷職何如 上
曰依為之

初八日承 候入侍

是日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義州府尹李度默既
有相避自在應遼安邊府使柳慙方遭臺評勢難
赴任徒煩迎送宜軫民邑之弊安邊府使柳慙改
差義州府尹李度默仍任前職何如 上曰依為
之徐命善曰禮曹判書鄭民始既出特簡宜急叩
謝而除命之下尚不出肅揆以處義殊涉過當即
為牌招行公何如 上曰依為之

禮判勉出

初九日上劄請寢望拜禮 親行之命

領議政徐命善右議政李徽之聯名劄曰伏以臣
等卽伏見小報有明日望拜禮 親行之命惟我
聖上風泉之懷不以節文而少懈凡在臣鄰孰不
欽誦而第伏念攝養諸節雖臻康復湯劑議定未
過多日此際 勞動豈不萬萬悶迫乎况今朝晝
之中涼燠懸殊間卷之間外氣時行凡係節宣之
方尤宜十分加意臣等竊不勝區區憂慮之忱茲
敢齊聲仰籲伏乞 特寢成命以副羣情焉 答
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懇敢曰為勞所重在耳病不

請寢望拜禮 親行劄

至有越添之慮冀卿等之勿以為念仍 傳曰此
批答遣史官傳諭于領右相倣注書姜彙鈺米宣

十一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慶州府尹李鎮翼靈
光郡守李義寬因道臣狀啓自吏曹囚家僮催促
今已屢月而尚不下去云不但曠官之可悶而已
事體所闕極為未安兩邑守令該曹各別嚴飭
當日內發送後草記事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
徐命善曰見令農務方殷未下直守令一並催促
使之不多日內辭朝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

次對

慶尹靈光囚

家僮催促

未經兵種人

喬桐改差

有司勉出

法堂所帶

摠管許通

曰喬桐雖移統禦使之號猶作嘉善陞資之窠則
與會寧無異未經兵使先為會寧府使者不無一
二前例而終非常格新除授喬桐府使李東暉改
差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戶曹叅判徐有
隣有司差下之後尚不察任今日賓對又為違牌
揆以處義萬萬過當從重推考申飭行公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詞訟之任侍衛之職亦必
有相妨處漢城判尹金魯鎮刑曹叅判洪秀輔所
帶摠管一體許通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
前因戶曹判書鄭尚淳所啓闕西鎮還廢通事令

各鎮糶糶
依前主管

道帥臣探問歸一論理狀聞之意覆奏行會矣即見平安監司金華鎮狀啓則以為地方官之主管鎮還徒為邑鎮之弊莫如使該鎮依前舉行之為便其中民少穀多處則糶量移轉俾除民弊每當糶糶既畢之後各該地方官摘奸其實數則庶無濫分虧通之患請令廟堂更為稟處矣列鎮之倉庫守令既難躬檢真居之士卒聊賴專在鎮還則今雖移屬本官未必大有實效而徒使鎮底之民失其仰哺而已道臣既已探問邑鎮相議論啓民情之不願變通推此可知各鎮糶糶依前使該鎮

邊將主管舉行至於穀多處量宜移轉而畢分後留庫之摘奸秋捧後實數之計開令地方官檢飭俾無如前紊亂之弊事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

十三日承 命獻議

議曰今因臺疏前於川縣監申耆擬勘當否有議大臣以聞之 命矣申耆之恇恇逃竄擅離官守果如臺臣所論有關後弊不但自損體貌而已則其所照律似不當只以濫刑勘斷然取考律文擅離職條有曰避難而在逃者杖一百罷職役不叙所避事重者各從重論註曰避難在逃者各從

於川縣監申
耆擬勘當否
議

所犯重罪科之今申者所犯適符於避難在逃之
文而考其律則不過杖一百罷職役不叙其視濫
刑徒三年之律反有輕焉該府之以本罪擬以徒
年蓋亦取避事重者從重論之義也雖欲更為加
律無他旁照之例依該府議處以杖一百徒三年
施行恐似得宜而以臣臆見不敢擅斷 上裁何
如 傳曰城不陷而身先死不但義無所據况衙
吏謀殺之變而若使官長坐受其刃則有係綱常
重辱朝廷為申者避為當不避為不當者之擅
離官守非逃也特避耳借使拚死守土如趙苞者

處之計無出此但耆也乘醉決獄獄不報使違制
用棍棍又非時始因徑情之舉竟斷眊弱之誚者
是謂妄率故亦壞損執此而擬勘容或無怪斷之
曰逃竄得不太重臺疏中請以守土者棄官逃走
之律論而按律令守城而棄去者斬註曰不固守
棄去不分陷與不陷云云然則耆可當此律乎予
則曰大不然官奴造變而尚有三省之法吏奴差
殊縱不會鞠豈可與其吏混置重辟乎臺疏論列
實闕後弊大臣獻議極甚的確依初律決放可也

三十日次對入侍

次對

因畿伯狀請
留穀加分

倭船書契視
成事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此京畿監司李鎮衡
狀啓也以為楊州等八邑元還本米不敷農糧無
以排巡還上折半應留中限五千五百石加分事
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頃有諸道已行之例今亦
依狀請準許使道臣審量分排後更以加分實數
馳啓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東萊府使
趙英鎮狀啓也以為己亥條第一二三舡書契中
以己亥正月書填着以己亥八月所受之新島主
圖書者大違格例故使之責論於館守倭送使倭
等處而至於八送使稱以渠島之蕩殘肆然請停

預成書契者萬萬驚駭當初訓別若能嚴辭峻斥
則豈至預成之境乎朝令嚴截之後始出送年頭
使而有此違式之失此莫非任譯輩不善舉行之
致訓導韓廷脩前別差朴思勗等罪狀令廟堂稟
處為請矣向來東萊前府使不俟朝家處分徑先
以奉行呈書之意至登於啓聞而八使之盡停在
前無例故府使則拿處訓別則決棍矣今此書契
之違式雖甚可駭責論之下彼既自訟其妄率且
年頭三舡之一時出來可見朝家威令之已行於
殊俗今若一例斬許則恐非 聖朝綏遠之義臣

驛卒格外賞賜
謝表順付事

翰林陞六

意則此後五舡特令停止恐似得宜至於訓別邊
臣雖以嚴飭之意有此請罪而便是一事再勘今
姑安徐更觀來頭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
昨午謝恩使留館時驛卒賞賜銀事上諭咨文別
為出來矣此係格外之典宜有申謝之舉謝表順
付節使次預為換出之意分付槐院及該曹以來
頭節使順付謝表之意換出回咨正書安寶後定
禁軍給馬下送于灣府使之依例入送鳳城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見今朝著乏人至於三司
尤甚苟簡內翰徐龍輔鄭東浚金載瓊李集斗人

八道兩都年還
分留論啓

地才華俱是不易得者而久滯叅下誠甚可惜似
不可無陞六需用之道故敢此仰達矣 上曰依
為之徐命善曰頃以年還分留事論啓之意筵稟
分付矣八道兩都狀啓今始齊到而平安監司金
萃鎮以為四分一除留留一之穀每以新捧換置
計較多少移轉或代穀為請黃海監司趙尚鎮亦
以四分一除留而叅互多寡或移轉或換作為請
咸鏡監司鄭元始亦以四分一除留而元還叅多
之邑待秋量宜換作稷粟為請京畿監司李鎮衡
從其邑報量宜作祖山峽少畝處略除作粟而三

分二分給歲入之耗隨即換色為請慶尚監司李文源以為依前半留而元還最多之邑作錢作租間論報備局從長矯抹為請全羅監司朴祐源以為仍舊半留而若當失稔之歲則狀請加分而至於偏多之邑則從便作租或移轉為請洪忠監司李崇祐以為留庫中三分一加分耗條隨其寡多狀請作租而永春青山以雜穀換作為請江原監司金憲亦為依前盡分而江陵等六邑春牟穀然量宜折定換作秋穀為請開城留守鄭好仁以為四分一留庫為請江華留守徐浩修以盡分為請

矣穀簿之多寡不齊民俗之從違各異所請之矛盾其勢似然而今欲立法而久遵宜一定而不撓就其中參互酌量以四分一留庫更為定式何如上曰右相之意何如右議政李徽之曰糶糴之法甚嚴八道之內不宜有異同諸道狀聞中以四分一留庫為請者多依所請以四分一留庫為一定之法似好矣上曰備堂各陳所見可知事具善復曰四分一留庫與傾庫有異依大臣所奏施行誠好矣吏曹判書洪樂性曰四分一留之請居多依大臣所奏從衆施行似好矣戶曹判書鄭

尚淳曰頃日 詢問時臣則既以盡分仰請而若以大僚所奏四分一留庫之請定式施行則似好矣兵曹判書李衍祥曰四分一留庫既非傾庫臣亦別無他見矣行副司直金煜曰向者筵中臣則以盡分或量宜加分之意仰對而朝家既以便否下詢於各道道臣蓋以各其道內事情便否各其道臣必有以詳知故也既詢其便否而各有所狀稟則勿論盡分半分四分一留三分一留各從道臣狀稟而施行俾無與詢問便否之意相左似合事體矣刑曹判書李性源曰他道便否臣雖未知

而嶺南年還之弊則邑邑不同若其最多邑則雖平歲半分尚患厭避若槩以四分三加分則恐不無弊端矣漢城判尹金魯鎮曰諸道論啓雖各不同朝家之定式則以四分一留庫而委之道伯就一道穀數多寡民情願否叅量分留以準四分一定式之數恐似便好矣禮曹判書鄭民始曰諸道之便否雖有異同朝家之定式不當班駁既欲四分一留則不可不并行於諸道矣御營大將李昌運曰以四分一留庫則恐似得宜矣禁衛大將李敬懋曰以四分一定式分留而年還最多之邑量

次對

宜換作恐好矣行副司直蔡弘履曰牟還既以盡
分為難則定以四分一留庫似好矣徐命善曰以
四分一留庫當為定式而今年節晚行會之際糶
糶垂訖明年為始一遵新定式舉行今年或盡分
或加分之邑則從其分給之實數使之會錄其餘
諸道所請並依狀請施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穀
多邑從便作租以紓民弊抑或一道並以此意知
委可也

閏五月初五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聞今番漕運時嶺南

嶺漕到京江

船漏事不即發

聞之圻伯推考

農務申飭

左倉漕船一隻到京江稱以船漏穀物之卸水至
於百餘石之多差負以此並報于戶曹及畿營云
勿論船漏與敗船其為臭載則一也差負既報畿
營之後該營宜即具由封啓而已過數朔尚無登
聞之事有闕後弊不可無警京畿監司李鎮衡從
重推考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今年麥事
既皆豐登而雨澤頻降八路普洽秋農之成就亦
可以有望矣但聞屢豐之餘民情漸懶畎畝勤力
反不如前日粒米浪戾全不念嗣歲其在持盈之
道宜飭勸課之政方今夏至纔過農務政殷守令

諸道軍餉及
還上居未守令
邊將勘處

躬審田疇董率遊民趨事赴功如恐不及俾無片
土陳棄之患道臣察其勤慢嚴加考績之意知委
諸道何如上曰好矣依為之徐命善曰日前四
翰林陞六既出於惜才需用之意則修史之遷就
不但事體之未安修史然後方可除職令政院各
別嚴飭使之從速修整俾無曠日延拖之弊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諸道軍餉居末拿問居二
決杖居三推考還上居末決杖居二推考居三勿
論既有事目矣取考諸道庚子捧未捧啓本則平
安道酌定舊還軍餉居末寧遠前郡守尹範勳居

二寧城前僉使金鼎澤還上居末寧遠前郡守尹
範勳居二寧城前僉使金鼎澤居三楊下萬戶李
應福別軍餉全未捧寧遠前郡守尹範勳寧城前
僉使金鼎澤楊下萬戶李應福咸鏡道元還居末
慶興前府使具坎居二慶源府使李壑居三端川
府使邊鎮城交濟穀居末慶興前府使具坎居二
慶源府使李壑居三端川府使邊鎮城軍餉居末
慶興前府使具坎居二慶源府使李壑現告以來
矣餉還居末居二居三全未捧守令並依事目勘
處還上居三勿論之意分付至於慶興慶源俱是

設賑邑而自前有設賑邑餉還居末分揀之例今此兩邑守令依例分揀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行副司直徐有慶刑曹判書李性源備局堂上還差李性源仍察有司之任何如 上曰依為之

初八日隨 駕詣先農壇○初九日因 嚴教上劄引咎

備忘記凡殿座日內而視事頃稟外而各司廢坐自是應行之例况於明日試射與講出臨春塘臺又有試官不可謂內試射特以省弊之意但除侍

因備忘記
上劄自引

衛次對之依例來會前例然乎此皆浮文既寓存堂陛之義而本司亦是統率百司之地也按例出令實為慨然必是即吏不即提告之事委折招問該即以奏遂上劄自引曰伏以有事農壇通追曠典繼降綸綍誕告方岳甚盛舉也臣幸忝 陪扈之班獲參勞酒之禮區區下情曷勝榮感臣即伏見 備忘下者以次對之循例舉行誨責嚴臣於是惶懼震越不知所措明日 親試之命晚始承聞早朝已出之令未及還停不善周旋之失皆是臣昏憤之致尋常格例尚且顛錯如此則其何

近仗軍士縊死事
兵判罷職

以冒居三事董率百僚乎茲將短劄仰請威罰伏乞 聖明亟命攸司重勅臣罪以昭法紀以安賤分不勝幸甚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俄所云云寔出無欲隱之意也且欲警末路含噤之風望在益奮辭胡過遜卿其安心勿辭即起視事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領議政假注書姜彙鈺來宣

十一日請對入侍

是日近仗軍士曹再天縊死差備至近之地諸大臣遂即請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清禁宿衛至

嚴至肅凡諸管轄之責專在兵曹固不宜一時放忽而今此無前不潔之事乃在直所咫尺之地其慢不檢飭矇未覺察之罪不可不嚴懲當該入直堂即並施竄配之典至於本曹長官雖與入直有間事體所在亦不可無責兵曹判書李衍祥罷職政院請推之啓玉堂擬律之劄俱不免失之太輕當該承旨儒臣一並推考何如 上曰依為之十九日 元陵奉審事出去復 命後承 命入侍 傳曰 元陵奉審大臣以下入侍假注書趙興鎮來傳

次對
等差

二十三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前判書李衍祥令既叙用備局堂上還差仍察有司之任嶺南句管亦為還差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惠堂金鍾秀屢送言于臣以為虛帶劇務心甚不安亦嘗陳達於 筵席云重臣之如是辭免其勢似然惠廳堂上金鍾秀令姑許通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今番雨水川浦之往往決落固不是異事而近來紀綱懈弛人心不古報災之際每多夤緣為奸之習灾實本無難知形止自有可驗誠能周視

惠堂許通

灾實查執申飭

守令殿最務
主七事

墾荒詳察境界則豈或見欺於猾吏之手乎嚴飭諸道使之預先摘奸於未秋之前從實查執俾無混淆相蒙之弊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守令殿最專在七事之能否每於朔末修報七事蓋亦考績之意也近來則不然或以一言一事之得失輕加黜陟或以顏私勢力之厚薄有所低昂徒煩迎送之弊了無勸懲之效若此不已則七事但歸文具而其所殿最未必是實然之績寧不慨然見令貶月不遠申飭宜先以此意分付諸道使之務主七事嚴明考績何如 上曰所奏甚好依為

勸農作

之如是申飭之後各道道臣之不遵朝令若有如
前循襲之弊卿其隨現論責可也徐命善曰方當
農作之趣節忽此淫霖之決月畝澮之䟽濬溝洫
之治導實為目下之急務旱澇均之為災而救之
之道澇勝於旱為守令者苟能躬審阡陌率先民
功使水道無壅閼停滯之患禾穀無墊溺消融之
弊則其視乾涸之汲引灌溉為力之難易不啻懸
殊况今三庚尚遠時序未晚藉令及此注秧豈有
愆期之慮以此意申飭諸道俾令着實舉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前以關西馬兵存減事曰

關西馬兵存減
事道帥昌啓

軍制酬酢

前道臣鄭尚淳所奏有更令道帥臣商確狀聞之
命矣即見其啓本則監司金華鎮以為馬兵不可
永罷監營屬則自官收布軍徵給於餘存之馬兵
而又令蠲減戶役依別武士例試取優等直赴之
次陞遷鄉將任別武士亦較其劃數多寡遷差鄉
將任窠而閑散不得薦望事嚴立科條云前兵使
李昌運以為革罷騎兵換作步兵別武士甲士亦
依北道親騎衛例實其元保蠲減雜役都試直赴
者外計畫多寡遷差鄉將任閑散切勿許差事永
為定式云矣軍制變通極涉重難雖使僉議歸一

措處洽好尚有日後生弊之慮不無目下審慎之道况此幾百年設置之事外則道即臣之意互相矛盾內則諸將臣之見各自逞庭以臣之素昧軍旅何能斷以臆料強令行之乎臣意則莫如仍舊貫之為便矣 上曰右相之意何如右議政李徽之曰軍制變通實難輕議且馬步兵各有用處古人斟酌定額不可偏廢者誠有依據而今若革罷騎兵換作步卒則軍容不壯事勢未穩臣意亦以為仍舊貫為便矣 上曰前道伯亦陳所見可也 戶曹判書鄭尚淳曰馬兵不可革罷之說雖是守

經之論而名實不相副無寧革罷之為愈故臣之當初陳達蓋出於此今亦無別見矣 上曰諸宰臣亦陳所見可也行副司直金煜曰此是軍制變通既無平日講究商量者則便否利害有不能臆對而凡係更張剏革之事若不能的見其無一分弊有十分益則恐不可輕議矣兵曹判書李性源曰軍制甚重馬兵步卒用處各異恐不可輕議變改矣工曹判書李命植曰關西一路雖未盡悉以臣所經義州見之軍丁之難得專由於儒業之多所謂儒業極不過明經之工其餘又無足道今不

思廣其搜採之路只欲於元額減罷之者馬步設
置之制姑勿論雖以簽充之道言之豈然乎北
闕亦有減馬兵為親騎衛之議矣西北如無馬兵
則三南尤無可言是通國而無馬兵也以將臣而
為此議則臣誠為之慨然也臣意則若民有定志
各安其分自可填代而有裕更無事於存罷之通
變矣刑曹判書金魯鎮曰軍制變通猝難輕議後
弊有無未可預料以臣愚見莫如仍舊貫之為無
弊而若其抑文習獎武技充實丁固邊圉之策即
道帥臣之責也使之徃復商確俾不如前踈虞恐

好矣禮曹判書鄭民始曰我國軍制終無善變之
策通計國內之戶口士夫中庶鄉族將校之類已
過其半而又有收布軍擇其稍實者充定惟其貧
窮無依者始為馬步兵決不當輕議矯革之道矣
上曰御將詳陳可也御營大將李昌運曰臣之淺
見已盡於啓聞中論列而馬兵存罷既因前道臣
陳達有道帥臣論理狀聞之命故臣果詳探則馬
兵難支之弊守令邊將等所言皆如前道臣所達
臣意則馬兵若換作步軍騎步之制未免偏廢別
武士名色雖與馬兵有異騎兵則一也而獎勸之

道漸不如前或生厭避之心西關異於他道是緩
急待變之地則尚武之政不容少忽以都試時沒
技優等直赴外計其畫數多寡次次填差於鄉將
任相當之窠而閑散之類切勿許差事永為定式
則軍保子枝富戶豪鄉之圖避身役干囑差任者
自當專意弓馬武藝日盛而亦莫不興起樂赴臣
之徵見實為重闕防壯軍伍長遠之道故狀聞中
既已備陳更無可達者矣戶曹叅判徐有隣曰馬
兵之有名無實諸道通患而軍制之設置馬步兵
各有用處就其中隨弊隨抹可也減去馬兵盡為

步卒恐難輕議矣行副司直蔡弘履曰莫重軍制
一朝更張則必有生弊不如仍舊更加申飭道帥
臣從長為之似好矣徐命善曰臣既以仍舊貫為
奏而若其精鍊之策激勸之方不可無申飭之道
分付道帥臣著意舉行俾免有名無實之歸何如
上曰依為之而其他節目間些少便否豈煩朝家
指揮唯在道帥臣淬勵之勤慢俾各惕念矯抹無
或復以未祛弊登聞事自本司各別嚴飭可也徐
命善曰前御營大將李柱國所奏北道馬兵或換
親騎衛或換步軍事有北兵使相議道臣從長啓

聞之 命矣即見道帥臣狀本則監司鄭元始以
為盡罷馬兵有違部曲之制搜定步軍不無稱寬
之慮至於親騎衛增額亦有馬丁難充賞格難辦
之弊仍舊置之為宜云北兵使李達秀以為增置
親騎衛實有掣碍騷擾之端步軍換定亦多難便
無寧汰減馬兵中人孱馬劣者屬之於步射手而
依馬兵例輪番為宜云矣汰減馬兵增置親騎衛
之議其來已久年前因北評事沈豐之書啟問于
其時道帥臣幾欲行之而未果故臣於前兵使具
明謙所奏亦以依請許施之意仰達矣今道帥臣

遠臺體請罷

皆以馬兵之不可減親騎衛之不可增論列如此
則目下事勢之不便從可知矣且於關西既以仍
舊貫為定其在一視西北之道不可異同此亦今
姑置之何如 上曰依為之大司諫任希曾避嫌
就坐後又復離席更陳下諭之啓徐命善曰大司
諫任希曾其所做錯大闕臺體不可請推而止罷
職何如 上曰依為之

二十九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今年稅大同中湖西
一道上納尚遠云此必是未得艫之致也頃因御

次對

清艫變通

作隊船

史別單以作隊船事令道臣論理啓聞矣今至屢月尚無皂白其間道臣遠易遲滯或非異事而如是之際船運漸至節晚烏在其變通之意乎道臣推考使之探問事情從速啓聞而因此又有一事之合有商量者矣三南漕船所載之數道各不同湖西則六百石湖南則千石此非船體之大小不同而然也設置漕船自有先後後出者巧次次添加今若依嶺南例定式附近邑上納從所願添載則覓船之弊愆期之患亦庶乎省得一分并以此知委兩道使之量度便否一體論啓何如 上曰

沙格奸弊

依為之徐命善曰以漕船事既出言端又有可達者矣近來沙格輩奸弊多端未限滿漕船或稱上來時觸傷或稱下去時破敗一年數三次輒瞞報請改行賂於下輩遮眼於即廳圖得戶曹之牒備局之闕然後舊船則賣用新造則濫斫以此為妙策便作船人之生涯事之絕痛莫甚於此臣既稔聞其奸弊故備局則頗加詳審發關而摘奸時若以丁寧傷破為言則備局雖欲不許亦復奈何此則戶曹之責也此後或有弄奸而現發者則沙格一人江頭鳥示以為懲一礪百之政當該摘奸即

不入籍
送家私毀申
禁

廳施以定配之典見瞞轉報之該堂亦從重科罪
事知委施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送家
之不入籍產者違違有毀撤散賣之弊日前京兆
草記即其一處此外又有入聞者若此不已則城
內外家舍勿毀之禁令其將無所施矣自古送家
之不入籍產者何限而年久之後轉相買賣舉見
他人之入處未聞私自毀撤必也成墟而後已申
飭京兆送家私毀者各別禁斷如有冒禁之人賣
者買者并移法司嚴繩事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
之徐命善曰臣前以松禁申嚴事筵稟闕飭矣似

松禁申飭

聞洪忠前水使之言松禁之不嚴者本非別人偷
斫之故所謂山直七十戶無不以此為生涯漕船
稅舡之上來下去時狼藉賣買滿載以送間又水
營之福禪地方官吏校一番出使炙手而歸山木
之濯濯實由於此若無別般舉措不出十年其將
無松而後已云勿論大小國役木政之所恃唯是
安眠一島而禁令之疎虞至於此甚豈不萬萬寒
心乎嚴禁之道別無他策惟在水使與地方官誠
勤察飭之如何福禪之犯手者水使敢曰不知吏
校之偷斫者亦豈非地方官之責乎從當發遣備

都堂錄無吏
曹單堂之參

即摘奸其木根新舊大加查究以為隨現嚴繩之
地而為先以此意出舉條申明知委湖西如此他
道亦可推知各道有松田慶一體行會何如上
曰依為之

六月初三日

景慕宮

展拜時以都提調進詣

初五日承

候入侍

初七日行都堂錄

備邊司即廳以領右相意啓曰臣等以都堂錄會
圈事來會而吏曹判書洪樂性懸病不進考見前
例則吏曹無單堂獨參之規吏曹判書洪樂性令
政院稟旨牌招以為備負舉行之地何如 傳曰

次對

關西馬兵都試
条件稟處

初十日次對入侍

允吏判違牌 上命吏曹單堂舉行前例考入遂
以無前例 特除趙時偉參議圈点都堂錄圈点
六點鄭東浚徐龍輔五點尹長烈李顯模姜傾李
宗燮尹曠金載瓚李集斗趙城鎮取十人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此平安監司金萃鎮
狀啓也以為馬兵試取時舉行條件與節度使申
大謙往復折定開坐于後令廟堂稟旨指揮定式
遵行事為請矣節日磨鍊極其詳備別無添刪處
依此施行事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

前以嶺營債弊事令道臣更加消詳論理狀聞矣
即見慶尚監司李文源狀啓則本營債殖並為停
罷以債利需用者更為減削而不得不給代者為
一萬九千八百二十兩前啓所陳別備條記外條
華山租耗作錢外其所不足以射軍奴木代米及
南倉錢作米半留條每年取耗以用蒜山鹽利錢
姑毋山城米華山別備太亦為移錄於防債條其
餘則以營耗穀充報而本錢收捧不必以什一為
定十年為限毋論多少次第收殺為宜請令廟堂
稟處矣未盡停殖之債並既停殖則患已均矣未

盡剋減之需益加剋減則用又節矣其中不得不
充代者則觀此所請雖甚零瑣不煩經費之割出
只要勾管之推移營閫需用之不足者自朝家充
報給代雖非正當底道理而今於再啓之後有難
一例靳持並依狀請許施至於本錢收捧事當初
繡啓之分排十年者或慮難捧之弊為此寬限之
論而道臣所陳既如此營下物情亦可以推知收
殺之政一付諸道臣使之量其緩急較其遠近察
酌進退便宜舉行而但或有每年所捧隨即換穀
之議臣則以為不然嶺南還穀其數漸敷為弊於

營閩蕩債事
陳奏

民固自不細道臣亦豈不以發賣為言乎見今蕩債充代之道無非加分取耗之政而又若以錢換穀歛散不已則嶺民將何以支堪而一逢歉歲豈無盡失之慮乎錢固不可閉藏而姑且留儲自有流遷之時營各庫則非朝家所可指揮者而南倉所收債本錢則隨其所捧者實典守之意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臣於營閩蕩債事嘗有慨然于中者今因言端敢此仰達矣勿論京外殖利之法自古有之不然毋過什二之文何為而昭載於大典乎近來民習漸渝奸計百出給債之

政稍過數年則其中足可備納之類亦生僥倖希覬之望憑藉隣族侵徵之說恐動全起竟至於登聞朝家朝家既聞民弊之後不得不許令蕩債其代則左右搜覓艱辛充給假使朝家財力無難辦出各該營閩之私自需用者自朝家充補給代揆以國體已極萬萬屑越况此閩彼營非一非再則有限財力將何以區劃乎臣於再昨冬以慶尚右兵營蕩債之不當代給有所陳達畢竟雖未施行臣之本意則蓋如此右兵營既已給代之後嶺營尤不可異同且只令蕩債而不給其代則嶺營其

賜報事謝恩
冬至無

將殘敗無復餘地一雄藩之殘敗關係非細故前
後覆奏次第許施令則已出究竟而若使他道視
此為例或縱民上言或因事登聞復有蕩債給代
等云云則不可不一切防塞亦不可無嚴加重究
之道以此意出舉條申飭何如 上曰好矣依為
之徐命善曰節使令月當差出矣賜報事本是有
方物謝恩方物雖不入送使名則以謝恩無冬至
使差出之意分付該曹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
善曰臣頃以陞六諸翰林催促修史之意陳達蒙
允已至累月而尚無動靜殊甚未安况今瀛錄已

次對

濟州巡撫按查
試才御史差下

濟州判官堂
上差擬勿施

完之後尤不可一向濡滯更加嚴飭皆令不多日
內修納何如 上曰各別申飭可也
十七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即伏見湖南伯啓本
耽羅事萬萬驚心按查之舉一時為急其在重事
體之道不可不別遣繡衣而巡撫試才自是應行
之例前應教朴天衡濟州巡撫按查試才御史差
下使之不多日內辭朝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
善曰昨日濟州判官以堂上差出矣各道營下判
官本無堂上差遣之例且濟州判官曾或賞加則

實錄完後而翰
院無實官別無
春秋差出

直為出代乃是政格今此堂上擬入之舉大段不
察當該銓官從重推考濟州判官柳鎮琬改差令
該曹更為口傳擇擬待下批當日辭朝給馬下送
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聞摠裁官之言實
錄完役當在數日間云擇日奉安等節皆自藝文
館舉行而本館時無實官別兼春秋令該曹口傳
差出以為及時舉行之地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
命善曰兵判既以不察自訟而考績體重不可無
警兵曹判書李性源推考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
命善曰前因洪忠道暗行御史李鼎運別單作隊

湖西作隊船票
慶

船便否令道臣商量啓聞矣即見洪忠監司李崇
祐狀啓則以為列邑事情始或參差終果爛熳同
歸自明年為始定式施行誠合便宜而年前作隊
時多有弊端旋即革罷今若復行則別立科條嚴
防弊源然後可無如前之患自臣營酌量船人情
願叅以各邑事實別成節目上送該廳以為嚴加
約束之地事令廟堂稟處為請矣作隊船果能從
便定制則其為彼此之利害有既哉列邑之意既
皆樂從道臣之言亦欲斷行湖西轉漕自此幸甚
至於節目間事惟在本道徃復該廳爛費消詳劃

湖西加分特許

定成式毋若向來乍設旋罷之為宜以此分付道
臣使之趨速舉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
卽見洪忠監司李崇祐狀啓騰報則以為前請五
千石幾盡加分而今番雨水堤堰潰決處補築之
糧代播之種又不可不及時分排留庫中各樣穀
限七千石更許加分待畢分陳聞實數事請令廟
堂稟旨分付矣道臣既以各邑事情若是加請毋
論多寡必有酌量依狀請許施使之畢分後更聞
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卽見洪忠監司李
崇祐報備局辭緣則以為獲樹山城軍餉米太色

獲樹山城軍餉
米太除耗改色

吏輩每當糶糶以錢歛散故穀物則轉益陳舊如
欲逆絕奸實則莫如除去陳穀而如例分給取耗
捧納便同白徵民情可矜陳米七百六十六石太
三百四石特許改色為請矣城餉之自下弄奸積
有年所一番釐正乃是不可已之舉而民情之不
願取耗其勢固然依所報除耗改色以為革弊完
餉之地事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卽
見平安監司金莘鎮狀啓騰報則以為殷山縣民
家漂失二戶顏歷六十戶价川郡民家漂失三十
戶江東縣民家漂失六十七戶顏歷三十五戶四

關西諸邑漂額
恤典

關西諸邑
灑恤典

邑漂壓民戶不可無優恤之道令廟堂稟旨分付為請矣前後被災民人既停當年之還更施優恤之典是皆出自 聖上如傷之特恩則有非在下援例而仰請者今若隨其邑報種種許施則恩典未免頻繁事體亦甚屑越且與他道不無斑駁之嫌此則自本道覓給米穀空石等物以為目下調救之資其他改構奠居之方另加顧念使之及時安接事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平安監司金莘鎮狀啓也以為鉄山等邑泮死八名灑死二名恤典請令廟堂稟處矣恤典則令該曹

金永綬具格事

考例舉行而曾以恤典稟處之道各異例行會諸道使之歸一矣他道則皆請該曹稟處而本道尚遵謬規無乃道臣不察而然耶平安監司金莘鎮推考此後一依他道例施行之意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金永綬之所犯關係逆獄不可以尋常罪囚循例拿覈而止金吾之不請南間囚似因年前 下教不敢直為舉行而鞠體自有輕重王法不宜寬假罪人金永綬令該府即為具格式囚南間何如 上曰依為之

十八日叅 惠慶宮誕辰陳賀

次對

二十一日禁府罪人金永綬因南間草記 傳曰
伊日因前右相之言領相舉條不為啓下榻教仍
令文周則此舉條何為而領布有此草記乎中官
設令混下榻教特為勿施之後該房之無一言稟
啓直為領布大是失着當該承旨令政院捧現告
以入
二十三日西北別付料及北道抄上出身 親臨北
營取才時以試官入侍 二十四日次對入侍
備邊司啓曰今日次對堂上懸病至於五負之多
未知病勢之如何而特教來會之下不為一齊進

懸病備堂推考

參其在事體極為未安懸病人負一並推考即為
牌招使之進參何如 傳曰允 次對入侍領議
政徐命善曰兵曹判書李性源方當都政兼帶金
吾之任今姑許違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
義城文官金宗敬乃是嶺南士族分館時誤付國
子故不肯從仕殆近十年嶺人莫不稱屈且其弟
宗發登科後即隸槐院方為別檢兄弟間分館各
異亦非綜核之政金宗敬依槐院例調用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東萊府使趙英鎮狀啓
也枚舉訓別等手本以為西館東大廳西行廊五

改分館

倭館燒燼改建
更為議處事

十六間及五處門間各一間去年燒燼處館守倭
裁判倭等懇請改建係是自我造給之家不可一
向防塞令廟堂稟旨分付為請矣相考前例則東
西門廊之燒燼非止一再而或於七年後改建或
於八年後改建去年失火今年改建未免太遽且
既有前頭送使推移居接之所則今此改建尤不
至緊急姑待後日更為議處事使之開諭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臣之尚令駭策不敢言私
者非其力之可堪也欲以鞠躬盡瘁為一分報效
之圖而近日以來精日益消病日益痼殆同強弩

請卜相

之末實有顛仆之慮雖使僚席具備分勞引翼猶
懼不克負荷况可以左酬右應行獨相之事乎臣
之一身狼貝固不足恤而其於債誤國事何哉惟
願亟命卜相俾得以協心共濟千萬伏望 上曰
奈無可為之人何徐命善曰目今原任鄭判府之
三年休息者正好重卜矣 上曰予昇卿以元輔
之任者其倚毗也何如委任也何如此則決不可
輕議矣徐命善曰臣之為國事之道何間於座次
之陞降乎 上曰此則不必更言矣徐命善曰又
有兩原任矣 上曰鄭判府行公未可必李判府

次對

則免副屬耳姑使之優遊西樞亦何妨耶

二十八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臣伏見罪人金永綬酌處傳教好生之德溢於辭表減死之命出自特恩聖意所在孰不欽仰而隄防不可不念懲勵不可不嚴此臣所以縷縷陳達而不知止者也至於永命誠若聖教雖不可照施當律而當初率往於逆婢定屬之島中究厥心腸萬萬無嚴此則永綬雖有三尺之喙宜無一言之辨矣永綬本罪之外此一端不可不添案會寧府安置罪人

請金永綬島置

慶尹改差

金永綬更令王府絕島安置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慶州府尹洪檢銓曹差擬之意蓋出於另擇而見今亞卿之人位著苟簡論以內重外輕之義恐不必出送若本州則雖是弊邑堂上中豈無可合者乎慶州府尹洪檢改差其代令該曹口傳差出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洪原縣監白鳳麟臣於歷辭時見之昏憤重聽非復舊日貌樣矣適當今年朝家收用此等人乃是不可已之政吏判差送之意臣豈不知而洪原濱海殘邑近又數適如欲蘇弊宜先擇人鳳麟則雖非此邑亦

洪原縣監白鳳
麟池邑相視亭

催促

豈無區處之道乎就他道開邑或中軍或虞候中
口傳相授事分付銓曹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
善曰秋節已屆民事政殷此時守令不可久曠都
政差除守令並令不多日內辭朝其中未署經人
令政院牌招兩司以為赴即署經之地何如上
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大司憲李鎮衡間有實態勢
難行公方當署經申飭之時不可一任其虛糜令
姑許適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連接各道
農形狀則西北之水灾兩湖之旱憂俱屬可悶秋
成尚遠穡事豐歉姑難料度而先事之慮不虞之

各邑留穀令道
臣查實馳聞
事

次對

李儒慶甄叙
收還事

備宜無所不用其極公私儲穀之方臣於春間已
有筵稟行會而至於半留虛實未知各道各邑舉
皆一遵法令無或撓改否備即摘奸厨傳有弊姑
欲觀勢發送而為先令道臣或抽柱或廉探按簿
查逋另加消詳俾無相蒙相左之弊別具啓本登
時馳聞事申飭諸道何如上曰依為之

七月初九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臣於校理李儒慶甄
叙之命實仰我聖上舍垢滌瑕之至意而儒
慶事臣心常痛惡今番處分之下何敢不言乎

合辭之議初發於前席則未及衆論者先示持
難固其宜也而至於楹外爛商之後則又以何辭
一味周遮乎渠雖曰此與立異有間而不為隨衆
無端先出此非立異而何其時洪樂純負犯彰露
無餘凡在血氣孰不痛惋而大論既發之後猶事
顧瞻依違之習其心所在誠不可惻此等之人略
施薄罰才過一年復廁華貫則得罪名義之類將
無所懲畏而隄防之隳壞更無餘地言念及此誠
非細憂校理李儒慶甄叙之命特許收還是臣
區區之望也 上曰予意果出於滌瑕含垢而三

司之地尚無一人敢言者誠慨然矣竊矚近日之
風習自上下教之事初無覆難之意如此而國事
可做乎卿既陳達予豈持難乎依為之徐命善曰
此事關係義理意謂三司諸臣必將紛然覆難側
聽屢日無一人言之者今日入侍兩司則既登前
席默然而退世道至此良可寒心臣謂不言三司
一並罷職入侍兩司施以削職之典宜矣 上曰
卿言如此依為之徐命善曰此守禦使鄭民始狀
啓也本廳屬三營東伍及左右部牙兵今秋合操
請令廟堂稟旨分付此摠戎使李柱國狀啓也坡

止
若其蒙陸操停

州長湍東伍軍兵等令秋輪操請令廟堂稟旨分
付此京畿監司李亨遠狀啓也本營巡牙兵間五
年習操既有節目請令廟堂稟旨分付此江華留
守徐浩修狀啓也鎮撫軍兵及外四營令秋合操
及統禦營舟師操鍊畿海兩邑各其前洋鍊習已
有定式請令廟堂稟旨分付此黃海兵使梁世絢
狀啓也令秋習操及各邑鎮軍器點視與別武士
鄉騎士武學都試設行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此
洪忠兵使元厚鎮狀啓也令秋習操巡歷及營將
巡點請令廟堂稟旨分付此平安兵使申大謙狀

啓也令秋清北巡操請令廟堂稟旨分付此洪忠
水使南憲喆狀啓也令秋水操及安興城操與守
城將巡點請令廟堂稟旨分付此永宗僉使李壽
鵬狀啓也令秋陸操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詰戎
之政非不關重而今年穡事有違初料西北水灾
湖嶺旱灾難保西成之登稔此時軍民之累糧往
來在所當念臣意則勿論水陸操巡點城操一並
停止只都試考講依例舉行似好矣 上曰將臣
之意何如御營大將李昌運曰今年雨暘不適而
此後灾害亦未可知大臣所奏誠好矣禁衛大將

濟州牧官變
通事

李敬懋曰大臣所奏誠好矣而西北戎政比他道有間如非設賑之年則恐不可混停矣摠戎使李柱國曰臣意則與禁將之意同西北停操誠可悶矣徐命善曰將臣之言則無怪其如此而民弊戎政互有輕重今番則恐不可不姑停矣上曰然則依卿言為之可也徐命善曰今此停操雖出省弊之意而軍伍之補闕戎器之修葺不可以停操而放忽另加着意毋或生頊事各別申飭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濟州前牧使金著耆狀啓也以為山馬監牧官之任以獻馬人金萬鎰子

孫中擇差而為其後孫者不思報效之道其所用奸不一其端監牧之任若一任其族則山屯之馬將未免有名無實之歸而牧子輩亦無支保之勢此後則更為定式監牧官鄉人中各別擇差不然則革罷監牧官付諸各其地方官一依元屯例擇定馬監使之看養事請令廟堂稟處矣金萬鎰子孫之世為牧官其來已久到今粹然變通亦涉重難然果有許多弊端將至山馬無實牧子難支之境則渠輩落莫有不可顧存罷當否令本州御史詳探事勢出意見論啓後更為稟處何如上曰

依為之徐命善曰即見濟州前牧使金蕃耆狀啓
則以為前山馬監牧官金光煥再昨年代徵馬分
徵之際加徵白木復斂賻布於遭其母艱之時時
監牧官金商皓欲為加徵馬四十六匹於貧殘牧
子處計雖不成心實無嚴兩人罪狀並令該寺稟
慶矣渠輩不思朝家差任之德意視作家計貽弊
牧場之習萬萬痛駭時監牧官金商皓為先罷黜
後從重決棍前監牧官金光煥既已適職罰無所
施更加從重決棍以為懲勵之地事分付濟州牧
使處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東萊府使

預成書契不為
退却之東萊府
使推考

趙英鎮狀啓也枚舉劄別等手本以為庚子條送
使出來時已亥條五送使停止書契着以舊圖書
順付賚來而已亥條年頭送使書契既着新圖書
則今以舊圖書所着書契肆然來納者前後斑駁
故責諭退却而往復改易之際庚子條五送使自
歸於不得許接之科今此順付書契捧退當否請
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向來書契則稱以改易於舊
圖書已收之後諒其事勢容有說焉故朝廷特許
順捧而今此退送之書契如欲改易本非難事渠
何敢持來預成之本少無謹慎之意乎事涉無嚴

金樂豐不為狀
罷之領伯推考

籌差

不宜曲循更為退却使之修正以來而至於守臣
不思嚴斥隱然有許之亦可之意至請稟旨分付
殊失邊臣之體不可無警東萊府使趙英鎮從重
推考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金永綬之負
犯非比尋常罪囚其子何敢一刻晏然於字牧之
任乎意謂罷狀不日來到今過一念尚無消息道
臣事誠甚訝惑慶尚監司李文源從重推考咸陽
府使金樂豐罷職其代令該曹口傳差出待下批
即令辭朝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知敦寧
趙琰史局今既減下還差備堂使之案任何如

濟州牧馬簿
愆期令新牧使
詳查

上曰依為之 同日司僕寺啓曰因濟州牧使金
著考狀啓有馬簿之愆期不修納此乃紀綱所在
前亦有此等前例與否令該司考例草記之 命
矣湖考前例則去年馬籍或於今年七月貢馬上
來時因便修納又或有拖至八九月之例而今此
狀內所論則與年例修納之馬籍有異代徵馬盡
為責立後禾毛色成冊修正上送乃是前例而前
前牧使及前牧使皆以延後修送之意煩達於啓
聞中欲為遷就彌縫之計者事未前聞有闕後弊
其間委折及責立與否更令新牧使詳查馳啓以

為憑考稟處之地何如 允

初十日承 命入侍

初九日 備忘記寶錄告完我 先王五十載豐
功盛烈可傳千百世予小子竊不勝忭幸而秘史
至嚴藏之金匱石室有非昭布人耳目者至若寶
鑑之書備述聖人之德以寓闡揚之忱而特因史
事之方張編輯之工訖于今六載未遑經始予又
不勝悚然於篇目條例各有異同處博訪細詢
不失謹始之體實合事宜時原任大臣明朝入侍
事遣史官傳諭倣注書吳翼煥來宣諸大臣承

命輯國朝寶鑑

命入侍 上曰我朝有國朝寶鑑而所著載者只
四朝事實而已又有 宣廟寶鑑 肅廟寶鑑而
先後編摩不但義例之不均至如 列聖朝宏休
偉烈尚未有揄揚紀述之書此寶未遑於前而有
待於後者見今 先朝寶錄既成寶鑑當次第撰
修若因此會編輯 列朝寶鑑與前編寶鑑合為
一書名之曰國朝寶鑑如 列聖御製 列聖誌
狀之例則庶可以繼述 先志闡明 先烈卿等
之意何如臣等對曰 列朝寶鑑之尚未完編寶
為欠典今因 先朝寶鑑之撰修並編 列朝寶

未修史翰林擬
望銓官推考

鑑合成一秩則豈不有光於繼述之 聖孝耶
上曰此不必開局舉行只使曾經文任數三人專
意編纂似好誰可合者徐命善曰曾經文任之在
鄉者情理雖云難強 先朝寶鑑事體至重使之
上來編次為好矣 上曰予意則徐奉朝賀蔡濟
恭趙瑛為好矣且不可無大臣之管攝而領相則
何暇及於此事耶領府事近日閑養別無外務之
攬撓者主管舉行可也仍 命書領府事主管三
重臣編次 傳教徐命善曰翰林陞六人未修史
前不得除職既有頃年定式則昨日政學校授望

有違政格當該銓官推考何如 上曰依為之
是日 傳曰昨日政以未修史三翰林檢擬學教
授之望此乃年前大臣筵稟定式事也伊後更無
勿拘通擬之特教或筵稟則豈可遽擬問于政曹
以無啣之故檢擬云云別無文無同是無啣而別
無元非官職文兼亦然自是虛啣古所謂寄祿窠
者此也嘗見本廳故事雖於實宣傳官文武堂上
有罷散人檢擬如禁軍將之例云云故老之傳云
然亦有文字之足可徵信者且以抑新進存古風
之意大政日果有飭教而吏曹豈可引用乎定式

各道水操稟

自在銓格至嚴該堂則大臣既請問備昨日政三
學教授望筒勿施

十三日差文臣 殿講考官 十四日以試官八侍
殿講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即見統制使具明謙
狀啓則以為三南水操依事目各其前洋設行本
營所屬舟師來八月十七日舉行為辭慶尚左水
使柳鎮恒狀啓則以為習操及營將巡點依例舉
行事令廟堂稟旨分付為請慶尚右兵使申應周
狀啓則以為習操及營將節制使巡點依例舉行
事令廟堂稟旨分付為請全羅兵使李東暉狀啓

則以為本營所管五鎮營三山城珍島獨鎮等巡
操及營城將巡點依例舉行事令廟堂稟旨分付
為請南兵使吳載熙狀啓則以為南兵營習操及
三甲左右營各其官鎮門聚點依例舉行事令廟
堂稟旨分付為請北兵使李達秀狀啓則以為本
營屬軍兵合操及富寧以南各衛防營獨守軍兵
巡操依例設行為辭江原監司金熹狀啓則以為
今秋道內三鎮合操及勸別武都試依例設行校
生考講秋巡時兼行事令廟堂稟旨分付為請矣
日前停操之 命既出省弊之意令於諸道不宜

次對

異同水陸操巡操聚點等凡係動軍擾民之事一
並停止只都試考講舉行而軍伍填補戎器修繕
則無或放忽另加察飭之意一體知委何如上
日依為之

十六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此慶尚左水使金海
柱狀啓也以為令秋水操因統制使傳令來八月
二十日設行為辭矣頃於統制使狀啓既以各其
前洋水操一並停止之意判下行會則本閩水操
自在當停之中依此舉行事分付何如上日依

發配遲滯事
承旨道暹考

為之徐命善曰馬兵都試節目待兩營八道齊到
後修成一通更為稟慶之意頃已仰達矣如是之
際自致遲延今年則有難及期頒布而外方或以
成命之下兼行於各項都試亦無足怪馬兵都試
則明年為始舉行事出舉條行會何如上日依
為之徐命善曰前因洪忠道御史李鼎運別單洪
州人邊鑑令道臣考律邊配之意臣覆奏蒙允意
謂其間必已到配矣俄聞刑判之言以京司之無
所行會尚未發配自本營令始來探於秋曹云此
是二月事也罪人發配關係如何而今至七朔曠

擊錚清濫中傷

不舉行事之驚駭莫此為甚似是政院不即知委於該曹之致而雖以朝報所出見之本道亦何可諉之以不知迄今仍囚乎其在懲後之道俱不可無警其時該房承旨其時本道道臣一並從重推考令該曹即為發關邊鑑依覆奏使之考律邊配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近來紀綱懈弛民習愚頑 駕前擊錚視若尋常雖以昨日事言之擊錚六人中四人俱是四件之外四人中一人聞以御營上番軍換着服色自同平民有此驚動天聽之舉云渠若有一分嚴畏之心身編行伍何

敢生意於此等猥濫之事乎他人猶可以本律施行此人則決不可循例照律而止令該營姑先拘留待用棍時回示三匝後決棍五十度以為懲一勵百之地軍門專用紀律紀律不嚴則餘無足觀平日約束如果申明部下軍卒有此所犯乎御營大將李昌運罷職當該哨官令該軍門為先汰去後待用刑從重決棍何如 上曰依為之大將從重推考可也 是日 傳曰敬考 肅廟寶鑑政教之載於實錄日記者外至於備局所在謄錄中節目亦多編輯矣况在 先朝恤民之 聖德五

實錄日記所載
編錄於實錄事

十年如一日似此政教之不入於實錄日記者依已例令番寶鑑纂輯時所當一體編錄而本司各年謄錄不但浩繁且念取捨體重不可委之於郎吏之手至於有司堂上數少有難及期抄出自明日行公本司諸堂逐日會衙甲辰以後謄錄之可作後考者毋論節日舉條一並抄出付籤此外簿牒之啓下及報司者一體抄出付籤仍令列書一冊入啓此舉奚特有益於寶鑑編輯之役而已欲作本司掌攷之資曾聞本司故事之抄編止於肅廟朝云必是寶鑑纂輯時為之者今又續此成

編豈非一舉兩得者耶以此分付向有大臣筵奏而伊後必不舉行更或有延拖之弊則設置許多堂上其可不效此等些少之勞乎自政院預為嚴飭堂上進不進使之書啓付籤之後須有主管堂上可做已修本凡例作為成書此則明當下教矣近日堂上中行公者甚少未還差堂上亦即量宜還啓下事言于廟堂因此有提教者大臣有司堂上明朝來待寶鑑凡例亦有下詢事領府事明日同為入侍事遣史官傳諭假注書吳翼煥來宣

十七日承 命入侍

是日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今番故事抄出之時
有司多有舉行之節而有司堂上李衍祥聞有實
蟪令姑減下其代刑曹判書金魯鎮差下使之察
任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臣昨以邊鑑發
配不卽知委事請推伊時該房承旨矣退而取考
啓下舉條政院則分明捧承傳於該曹卽廳其不
卽知委於本道乃該曹之失也承旨勿推其時當
該堂上從重推考聽 傳教卽廳拿問處之何如
上曰依為之 上曰卿於其間遭重制矣分子之
故情理想倍於他人之兄弟矣徐命善曰臣間有

私故凡於公役一未趨赴方切悚慄之微忱而今
承 下教尤不勝感泣抑塞也臣於前日亦嘗以
此陳達而近以臣身之許久在告 特教次對未
免於停其他朝會又多曠廢分義之惶蹙姑不暇
言其為國體之苟艱當復如何伏乞亟命卜相俾
得以分理庶務千萬顯祝 上曰卿之獨賢固可
悶矣而實無可為之人姑難輕議矣

朝講入侍

朝講入侍領事徐命善同知事徐有隣特進官李
性源鄭昌聖承旨李在學玉堂沈念祖尹尚東獻

朝講
孟子

納金翊休假注書李祖承別無春秋林錫詰以次
進伏講孟子自子曰子路告之以有過止君子莫
大乎與人為善儒臣陳文義訖徐命善曰玉堂上
下番已備陳文義臣別無可達之語而子路之喜
聞過乃是有過後事視禹之不待有過先拜昌言
聖賢之別不啻有間若大禹之舍已從人喜聞過
之大者樂與為善拜昌言之大者副學所謂至於
舜而更無餘蘊者誠得之矣又若與人為善則功
效之及人者廣不但取人為善而已舜之所以為
舜政在於是臣以堯舜吾君之義竊願益加 聖

請罪違牌兩
司劄

念於與人為善之工也 上曰所陳好矣當體念
二十五日上劄請罪違牌兩司
劄曰伏以新涼乍動朝講有 命我 殿下懋學
之盛意凡在倍講之列孰無欽頌之忱而昨因兩
司不備竟至頃稟今又時刻已迫而無情勢之許
多諸臺一並違牌此何分義此何道理一司入叅
雖或有例堂堂國體豈容若是苟簡臣謂昨今無
情勢而違牌諸臺並施譴削之典少振頹綱斷不
可已也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劄陳事可見卿振
勵頹綱之意所請依施令政院捧傳旨宜矣仍

次對

傳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于領議政兼春秋趙錫
晦來宣

三十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司僕寺方有修舉之
事而該掌印廳移拜外任已始之役不可付諸生
手清道郡守金持默仍任司僕主簿使之著意舉
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當下秋曹之判
付誤下於戶曹不察之失宜有警飭當該承旨從
重推考既知其誤下則何不即還于政院乎戶曹
之尚此留置亦不可謂無失戶曹判書鄭尚淳一

體推考何如 上曰依為之此狀啓係是一律稟
處之事則非比尋常判下之誤書其在重人命杜
後弊之道當該承旨不可推考而止並罷職下吏
並令攸司從重科治可也徐命善曰慶尚監司李
文源全羅監司朴祐源俱以水陸停操之意請令
廟堂稟處而狀啓未到前先以停操行會令無可
以覆奏者此狀啓置之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
善曰此江華留守徐浩修狀啓也以為各鎮交替
時鎮撫營則定差負與新舊僉使眼同反庫兩營
合設之後格式宜無異同自今以後統禦營屬五

備局抄節繕
寫令三堂主管

鎮將新舊交代時一依鎮撫營例別定差負舉行
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定差負眼同反庫乃是
八路通行之規統禦屬鎮之尚不釐正果是踈漏
處此後依所請定式舉行事分付何如 上曰依
為之徐命善曰備局謄錄分類籤付之役才已告
訖矣抄節繕寫當費三四朔許多堂上之逐日仕
進本司不但為弊之多端反有工役不專之慮堂
上中刑曹判書金魯鎮禮曹判書鄭民始戶曹叅
判徐有隣使之專意主管刻期舉行俾無遷就時
日之弊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大國人去

關西朔末狀啓

稅艇臭載事

來幾乎無日無之兵營若隨其邑報連續狀聞則
不但撥路之有弊封啓亦近煩屑此後則循例啓
聞者依前以朔末舉行之意分付關西帥臣處何
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今年稅艇臭載之多
實是稅近所無究其弊源則艇人輩先已浮費穀
物於裝發之前欲為彌縫竟至故敗之境雖以渠
輩納招觀之座首幾石吏房幾石已極駭眼而至
於官家幾石之說令人不勝羞愧莫重稅大同上
納之際吏鄉輩有何操縱之端而恣意索賂若是
無難此弊若不嚴防不但故敗之患無歲無之母

論公私船隻其孰肯擔當轉運乎 判付內辭意
極其嚴截為守令者必無更為犯手之理而雖吏
鄉輩如或有一合米如前捧賂之事則當該守令
自營門摘發論罪未及摘發而先聞於朝廷則該
道臣亦難免重勘以此出舉條為先嚴飭諸道何
如 上曰依為之守令之身自犯用者當施藏污
之律雖無染指之跡如有不飭之事亦不可尋常
處之反弄國穀尚寘禁錮之典况此惟正之稅乎
當該守令依反作律勘緝斷不可已以此意一體
嚴飭可也

請寢幸行劄

八月初一日上劄請寢 幸行之 命

劄曰伏以臣即伏見小報因儀曹啓稟有展拜
明陵之 命矣竊伏惟念春秋謁 陵典禮攸載
况以 肅祖誕彌之日且值 英考陞儲之月我
殿下穆然興懷於太歲之重回既以首春祗謁
元陵今又有是 命聖孝所感瞻聆咸聳第今
景貺潛周天休將至羣情之願祝無時不切 邦
家之奏慶惟日以竣此際 夙駕鑿輅遠離宮闈
抑恐有事勢之難便者若臣迷見則已下之成命
姑勿頒布留待他日更為消吉實合慎重之道伏

乞 深加聖恩 特許察納焉 答曰省劄具悉
卿懇期日已定進退勢有不可得者不踰一舍之
地亦欲當日還駕雖是此時不必為慮卿須諒此
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領議政假注書
朴柱遇來宣
初二日差 親臨到記儒生製述讀券官 初三日
以試官入侍
取成種仁等二人
初六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此全羅監司朴祐源

湖南番布純
錢事

年分事目頒
布
籌差

狀啓也以為本道綿農已判失稔許多番布萬無
本色辦備之道從民願以純錢上納事令廟堂稟
旨分付為請矣今年穡事田農遜於畚農至於木
花最為被傷各樣身布之叅半備納果有艱辛之
慮依狀請以純錢上納事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
之徐命善曰年分事目及今頒布然後道臣巡審
時災實分等可以磨鍊舉行戶曹判書鄭民始俄
因 特教才已出牌而各別申飭行公使之一兩
日內即為啓下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貢
市堂上有闕代吏曹判書李行祥兵曹判書李性

轎馬依前舉行

源差下使之察任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
戶判例兼惠堂而以惠堂除戶判者前後仍帶非
止一二戶曹判書鄭民始所帶惠堂之任使之仍
為兼察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秋務方殷
曠官一時為急未下直守令一兩日內催促辭朝
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聞銓官之言 動
駕時陪從及秋夕享官實無分排之道云卿宰二
品以上侍從堂上堂下罷削人負別單書入以俟
處分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轎馬車子中
雖以十匹改下而事體莫重不敢奉承自本寺謹

次對

當依數待令而至於仗馬置之 下教此是五
禮儀所載其在備儀衛之道恐不宜除減亦為依
前舉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原傳教文周可也

初七日差文臣

殿講考官○初八日以試官入侍

○初十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即見全羅監司朴祐
源報備局辭緣則以為稅穀臭載專由於船隻之
苟艱令若以一船所載定為千石則當造二十九
隻設為順天羅州左右漕倉分載七邑稅大同其
餘三倉漕船加載之數又以各其附近邑從便劃

屬則未屬各邑亦無覓艤艤艤之患云矣加設漕
艤之議自前有之而以其役巨費多也故至于今
未果諧矣道臣之慨然擔當誠可感歎且其料量
俱有條理若能成就豈不萬幸其中最可念者艤
材之難繼而此亦道臣必有所見故有此足可取
用之說凡事合行則當行豈可以難行而先沮乎
試令道臣更加十分商度參互民情出意見條列
狀聞以為稟處設施之地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
命善曰嶺南三漕倉中右漕倉昨今年欠縮連為
夥然云究其弊源則莫非都差負不能嚴飭之致

昌原陞為大都
護府

也蓋晉州密陽則皆是屢經州郡之人昌原則以
武堂下初倅履歷不足有此舉行之懸殊此後則
昌原府使依他道大都護例以武臣堂上曾經邊
地以上各別擇差堂下初倅減此一窠則經僉遷
轉之窠亦有狹窄之慮吏判令方入侍商量可代
之邑使之更為稟處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
曰訓練大將具善復病勢不輕有難領軍赴陣云
在前如此之時多有兼察或代領之例今番則何
以為之敢稟 上曰揔戎使回臺間兼察兼領可
也徐命善曰通津府使柳孝源以稅穀之致敗境

柳孝源照律

分揀

嶺南三漕倉領

運差負以宣薦

守令中差下

內照律勘處矣其時孝源以別軍職連為入直通
津之不善護送非孝源之罪也在朝家綜核之政
宜有分揀之道矣 上曰依為之戶曹判書鄭民
始曰嶺南三漕倉領運差負例以龜山赤梁濟浦
等邊將差送俱是久勤窠地既卑微人非遴擇領
運時初不敢誰何於該倉騎般後又不能威制於
漕卒數年以來有欠縮無面之患若此不已則嗣
後弊端將不可勝言不可無別般變通臣意則如
鎮海熊川等邑守令中三人定為差負以宣薦有
履歷者差遣使之領運則其於著實裝載制服漕

卒之道必有顯效再次領納後依牙山例右職調
用似好矣係是官制 下詢大臣處之何如 上
曰大臣之意何如徐命善曰湖南之法聖羣山湖
西之牙山皆用陞遷之法故漕轉果有實效今於
嶺南移定守令又令陞遷如兩湖則許多弊端不
期革而自革戶判所奏誠甚得宜至於可合移定
之邑則令道臣商量啓聞似好矣 上曰依為之
十一日 景慕宮 舉動時以都提調進詣承 命
入侍

是日 舉動時本宮都提調入侍事 下教承

宋相趙豐原情
鞠李匡德事
下詢論相臣
事業

命入侍 上曰頃見堂后日記宋左相與趙豐原力請李匡德之鞠問古大臣之不顧私昵一心國事類如是今之大臣豈能有為此者乎臣對曰趙宋諸人之言議風采固多可觀而至於此事自有委折矣伊時 先大王以本事之切勿宣洩戒飭於與筵諸臣而李匡德之引趙宋两大臣實出於死中求生之計蓋趙宋兩臣皆匡德之切姪則匡德之援引兩臣政以其相信之篤也然两大臣急於自脫終未免力請鞠問其時士論莫不以負其故人為兩臣惜之矣 上笑曰本事果然乎臣奏

曰臣每欲一陳而特未得言端曰循至今矣自古名臣碩輔如李恒福李元翼者類皆當危難之日著匪躬之節遂致威望溢世聲名流遠而至於平常之時其所以彌綸經濟殆無異今日之循例舉行蓋大臣之職居百僚之首揔庶務之重一或牢籠朝廷肆其威福則其為國家之患必不細矣 殿下每以世道之不能丕變屢下責教於臣等而使臣欲做世道必交結銓曹密勿臺閣凡其政事言議無不參涉然後方可以立規模而明黜陟人臣操如此之權而得保其終者能幾人哉然則古

次對

大臣之平時協贊無甚異績者其所見可謂卓矣如臣無似自量才分固無堪任世道之望而雖使才分可以優優承當前輩之所不為者臣何敢妄自擔當畢竟無益於公而貽害於身乎此臣所以寧取叢脞之譏不欲犯貪樂之罪也 上笑曰卿言亦有理矣

十三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 親祭時禮儀使事體莫重不可以預差習行合有變通之道雖以金吾事言之議處之每令次堂舉行已涉苟艱而方

山沿穀祭量
轉移

今重囚在囚開坐時急在外之人勢難等待禮曹判書蔡濟恭本職及兼帶判金吾一並許適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見令判金吾望極為苟艱若以無故人差出實難排擬在前如此之時多有筵稟加望之例故敢此仰達矣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前吏曹判書洪樂性都政時注擬多有不審處而輔國重臣譴罷已至三期合有收叙之道故敢此仰達矣 上曰然則叙用可也徐命善曰曾以沿邑山郡之穀連有裒多益寡之飭而近聞諸道一例襲謬云為道臣而不遵朝令如此寧不

慨然已往之事雖難追究此弊若不亟祛雖使儲
置萬斛其將徒歸於無用而已况令糴事沿海遜
於山郡其在不虞之備宜軫均儲之方為先出舉
條申飭諸道使之察量轉移毋得偏用前頭摘奸
時如或執頃則當該道臣難免重究並以此意一
體知委何如 上曰各別嚴飭可也徐命善曰今
番幸行時御營廳當為留陣而摠戎中軍李明運
代主將又為留陣兄弟之一時留陣事面殊甚未
安摠戎中軍李明運與禁衛中軍李漢恭姑令相
換何如 上曰依為之

十五日隨 駕詣 明陵還到黔巖承 命入侍
是日黔巖碑閣歷臨時隨駕大臣卿宰入侍事
駕前下教承 命入侍奉審碑閣後仍宣饌臨退
教曰將欲歷臨延曙碑閣卿等先詣 駕臨後入
侍奉審

二十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頃因嶺伯統帥之啓
夜中絲綸竊仰惻怛懷保之 聖念而第道臣則
滄沒民人不請恤典帥臣則不待處分直送成冊
事異常格不可無警慶尚監司李文源統制使具

次對

不請恤典待處分
事嶺伯統使推
考

開市時牛馬料
換錄事

明謙並推考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咸
鏡監司鄭元始狀啓也以為會寧開市時大國人
牛馬料以備局勾管私賑耳麥六百石換錄元會
付以為需用而其代則常平廳年四百石折米還
報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此是有無相資循例
換錄之事依狀請施行之意分付何如 上曰依
為之徐命善曰臣於傳教中感舊錄孤之 教竊
不勝激仰故相子孫立朝者無幾而金文淳所坐
不過論人合有收叙之道俾令進祭於致祭時似
好故敢達 上曰卿言至此今日不可一向靳持

趙聖復加贈
賜謚事

然則姑先給牒可也徐命善曰臣每欲一陳而未
果適當今日伏承 下詢寸忱自激敢此仰達矣
贈大司諫趙聖復一疏豈在李廷燭之下而李廷
燭則既贈正卿又蒙賜謚之 恩趙聖復則只以
冤死人例贈一階而已公議之愍惜久矣值此舊
甲之重回特蒙 聖心之起感其所褒獎之典尤
不容虛徐贈大司諫趙聖復加贈正卿仍令賜謚
何如 上曰所奏甚好依為之徐命善曰頃以晉
州查事之遲滯有查官待秋成拿問之 命矣聞
三邑俱是被灾尤甚處此時守令之曠官一日為

悶毋寧差送新倅之為愈故敢此仰達矣 上曰
更待下教捧傳旨可也徐命善曰臣昨見捕廳文
案罪人納招端緒漸露當初若果着實鈎覈則豈
有吞吐至今今始徵發之理乎前後捕將之不能
勤據設問推此可知一並從重推考使之益加盤
詰期於得情賊招中所出人即令發捕以為嚴覈
之地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御營大將李
昌運禁衛大將李敬懋今日賓對以病懸頓矣都
憲陳劄後不敢遽進其勢固然而將臣處義與他
自別此後則更勿擻捱即為行公之意各別申飭

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聞摠戎使李柱國
之言北漢糴政專委於管城將移差之餘遽又相
檢凡事自多可悶云當初陳達祇為留陣之掣肘
今既事過更令相檢何如 上曰依為之吏曹判
書李衍祥曰昨日昨前銓郎送言於臣以為直閣之
望此諸納言尤為清顯既經直閣則不必更通納
言而當直擬銓郎之望云蓋旁照兼司書兼校理
等直擬之例也即官之言雖有所據事係官制不
可以一堂即所可輕議下詢大臣處之何如 上
曰大臣之意何如徐命善曰直閣之地望固為清

銓郎望直擬
直閣

切而既自內閣越送薦狀則與銓曹通清之職不無差異之端臣意則直擬銓郎恐未知如何矣上曰曾經銓任諸臣亦陳意見可也戶曹判書鄭民始曰向於閣誌釐正時直閣之直擬吏郎待教之直擬持正欲定式而或恐有碍於通清之規姑未決定矣待教則此諸南床直擬持正未為不可而至於吏郎雖已通納言之人亦必更通銓望則直閣雖不可直擬吏郎而既是清選則不由納言直通吏郎似無不可矣右承旨趙時偉曰事係官制變通臣不敢有所指的仰奏而直閣之職此諸

納言尤為清切直通吏郎似無不可矣校理李時秀曰本曹錄外雖獻納通望之人擬銓郎望時亦必使郎官主之閣直與他自別雖未通獻納直擬銓郎如已通獻納之例似無不可矣徐命善曰不待通清直擬銓郎則恐有違於銓格而既經閣直之後更通納言則通之又通轉成許多階梯此與既通兼司書更通納言之說無異豈有如此銓格乎此後已行直閣之人勿以納通為拘直通銓郎之望似宜矣上曰既已爛議依此定式可也

二十二日承命入侍

傳曰日前因嶺南狀啓已有賑恤之舉而此豈足
為救急之資餘憂耿耿不遑寧息即見本道伯狀
辭初五日之雨未報來諸邑之被災又若是孔酷
嗣後安集奠接之策姑且毋論目下民情之遑汲
易致繹騷朝家當有別般軫念之道及此時預先
悉心撫摩然後庶免蕩析流離之患即以此意自
備局另加措辭行會該道臣處道臣似在巡路仍
將傳教辭意召集父老面而曉諭俾知朝家惻傷
之意死亡民人漂壓民戶蠲恤等事從當下教大
臣備局有司堂上來待兼春秋趙錫晦來宣政院

啓曰領議政徐命善備局有司堂上李性源金魯
鎮徐有隣依下教來待矣 傳曰入侍假注書李
萬榮來宣承 命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今日慶
尚監司李文源水灾狀啓特下十行 絲綸至以
餘憂耿耿不遑寧息為教仍召臣等講求蠲恤之
策我 聖上一雨一風憂勤宵旰之 威意竊不
勝欽仰贊頌之至今番諸邑滄沒民人一百三十
九名依頃日 傳教當年條身米布特為蕩減其
餘漂失類壓民戶亦依頃日九邑例令道臣守宰
或鳩材或助糧着意賑恤從長拮据趨即結構如

海西價布限
明林純錢

舊安堵俾無一民失所之意嚴飭分付於該道道
臣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黃海監司趙
尚鎮狀啓也備陳道內綿農失稔之狀仍請各軍
門各衙門諸色價布限明秋純錢上納事令廟堂
稟處矣今年晚澇為災綿農最歎頃者湖南既許
純錢之請今於海西宜有一視之澤本道各項身
布並以純錢上納之意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
○是日政院啓曰明日慕華館六道進上武士殿
試時命官以何大臣進去乎敢稟 傳曰領議政
進去

次對

陝川水沈穀三分
一萬減

二十三日承 命試取慕華館因服制經還私次
政院以命官遭服制出去微稟 上命鄭判府事
進去 二十四日 備忘記嶺伯狀啓來到有令
廟堂稟處之請雖值齋日明日次對依例來會備
局以大臣有故不得來會之意頌稟
二十七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此慶尚監司李文源
狀啓也以為今番水災陝川邑倉留庫米太祖二
千七十五石並為水沉其中僅可為食者米一百
十二石太二十石租一百三十四石分給改色之

意知委該邑其餘各穀一千八百九石靡爛腐黑亦不堪為牛馬食宜有變通減滌之舉請令廟堂稟處矣陝川水災之孔酷道臣之前後扶聞既已備悉不待若是煩復可以推想當其水至之時未暇念及於倉穀其勢固然而不過數日雨止水退若果趣即曬乾豈不愈於六七日沉海之極劣米乎拋棄庫中任他腐傷使可活萬民之數千石穀物終至永棄之境該守令事殊極無狀當此歉歲不惜粒米之罪不可不嚴繩以為懲一勵百之道陝川郡守沈興永先罷後拿穀物則數既夥然腐

傷之中亦豈無淺深此時許多穀物之盡數蕩滅誠甚重難擇其尤甚者限三分一蕩滅餘即分給民間依極米例除耗收捧道臣既以曬乾之意題送邑報而巡到本郡尚無曬乾之事則論罪邑倅事體當然而只因監色直請穀物之蕩滅亦不無曲恕之失慶尚監司李文源從重推考何如 上曰卿之所請實合事面而此時本郡腐爛穀色之分給民間改色督徵誠有所不忍其在寧失於民之意不可不依狀請從施矣至於該郡守罷拿事無論事勢之如何論以公法有難曲加寬恕然災

統管支放係依
前添餉事

年迎送在所當恤更待下教捧傳旨自本司各別
嚴飭差代之間使之悉心撫摩無一民之失所監
司推考事依為之徐命善曰此統制使具明謙狀
啓也以為本道左水營第三戰艦今月初五日為
風濤所觸至於破傷之境當該水使金海柱不能
着實救護之罪令廟堂稟處為請矣前因左水使
金海柱狀啓既經處分此狀啓則置之何如上
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即見統制使具明謙報備局
辭緣則備陳支放之難繼凋殘之為弊請於別餉
米應分耗條中三分之一劃付本營歲以為常俾

草芝鎮牧民
起開事該金
使罷點

得以添補需用云矣湖南之移轉道內之立本既
已次第禁斷中間四千兩區劃之請又未免始許
旋寢則將士之許多支放將何以拮据巨鎮之猝
然凋殘亦豈是細憂乎別餉米耗既非經費所關
隨時取用亦多前後已例今不可到處靳持但三
分二則稍過分數每年耗條三千石內折半則劃
給本營折半則依前添餉事分付何如上曰依
為之徐命善曰草芝僉使一自無牧之後每有藉
賴牧况侵漁牧屬之弊今之僉使殆有甚焉或令
撤毀牧倉或令并屬鎮吏其所取怨不一而足牧

子輩不堪其苦十百為羣突入官庭至於詬詈僉使歐打鎮屬之境云牧子之不有官長若是作挐萬萬驚駭不可不嚴戢故已令本府捉囚首唱之人待用刑嚴刑遠配以為小懲頑民之地而當初起鬧莫非僉使之罪其在慰安牧民之道決不可仍置草芝僉使陳宗文罷黜其代令該曹口傳擇差仍即下送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實錄考出之役非久當訖還為奉安時春秋館堂上更當陪往而知春秋黃景源老病無以再舉餘皆以纂輯堂上不得出去黃景源所帶春秋之任許通

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今年節早開市不遠北評事下去不宜遲緩而聞北評事李謙彬以其親病屢次呈狀情勢可念云今姑改差令該曹待後日政差出使之趨即下送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聞冬至使因書狀之不備尚未會同故都口傳等事無以舉行多有掣肘之端云書狀官有關代待後日政差出之意分付該曹何如上曰依為之

九月初一日常參入侍

常參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此慶尚監司李文源

嶺南貢布純錢

嶺南風落松
近使區處

狀啓也備陳綿農失稔之狀仍以為三軍門各衙門所納身貢布從民願收捧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純錢之請項於湖南海西既已先許今不可異同况嶺南尤當軫恤依狀請施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慶尚監司李文源狀啓也備陳風落松發賣大為民弊之狀仍以為令番公私船隻之毀破民戶之頽壓其數夥然風落木中可合船材者量宜許給使之改造可用家材者助給漂壓民戶使之結構其餘則切勿發賣任其自朽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風落木之分給漂壓戶

其意則非不好矣而所謂漂壓者皆不過四五間草屋合抱之木將安用哉且雖分給遠地殘民實無運去之道此是行不得之事破碎船隻則皆是商賈私船見令封山濯濯之時戰兵舡漕舡之限滿當改者亦有難繼之慮矣暇適及於私船乎至於任其自朽之說殆近於暴殄天物山中棄置之材決無自朽之理適足以啓奸民犯罪之路狀聞內辭意勿施申飭統帥及左右水閫使之從實數枚報備局以為從長區處之地何如 上曰原任大臣之意何如領府事金尚詰曰從前風落木發

賣之時非曰無奸弊或因船材或因家材既開許給之路則安知其間亦無許多奸弊而為慮奸弊若欲任其自朽則不幾近於因噎廢食乎雖當發賣之時嚴飭道帥臣另加管禁俾不得售奸恐似得宜矣判府事鄭存謙曰為慮發賣之弊欲使許多有用之材任其自朽者果近於因噎廢食雖於區處之際亦豈無禁其奸弊之道此則惟在廟堂之嚴飭矣判府事李徽之曰許多連抱之木欲使任其朽棄殆近於暴殄天物臣意使廟堂善為區處有用之物無至全棄似好矣 上曰曾經嶺伯

各陳所見兵曹判書李性源曰丁酉年風災時臣適行到固城縣目見風落木之縱橫織路僅僅通行今年風落木雖未知比丁酉如何而道臣所請任其自朽者以有用而作無用殊未見其合宜矣大司諫趙時俊曰許多風落之木決不可一任其棄置自朽家材助給所居稍遠之民有難運輸當無實效至於船材許給雖是私船行商納稅不無俱益之道此則許施恐似無妨矣吏曹判書李行祥曰丁酉風落臣則未及詳聞矣未知比今番多少之如何而雖欲給民遠居者實難運去許多材

嶺南定案人
分排他邑事

木不可朽棄而勒定其價督令收合故果為弊端
量宜折價從便區處則似好矣漢城判尹李命植
曰松木長養極難連抱之木尤非一二年可得者
必近類壓之家船隻改造之用雖給之無所不可
而至於自朽則便是暴殄天物決知其不可矣徐
命善曰有用之材決不可空棄亦不可濫費試令
報來實數後更思無弊善處之道似好矣 上曰
依為之徐命善曰今年嶺南之失稔最於諸道凡
係民弊之政尤當另加查革似聞各道所來定配
罪人番萃於沿邑一邑所配或至數十人之多此

皆無衣無食之類所饋所養專責於保授主人萬
一不如意則輒以逃去為恐嚇之端故為守令者
不得已收歛民間俾為之資賴云值此歉歲民既
不自聊生又何能辦備穀物饋養罪人乎一二人
猶難况至於數十人乎令道臣審察灾邑之淺深
較量罪人之多寡分排移送於閒曠他邑以為一
分省費之道而舉行形止使之狀聞何如 上曰
依為之徐命善曰臣於前席既奉 聖教此時慰
諭之政不容少緩前大司諫趙時俊慶尚道慰諭
使差下使之不多日內辭陛何如 上曰依為之

灾實分等

徐命善曰前大司諫趙時俊屢經方伯可合與聞廟謨備局堂上差下使之察任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灾實分等之政關係於民國大矣經費之減縮不但為有司之責賦稅之白徵奚獨是任土之憂而為方伯守宰則必以優請灾結博求民譽為務居度支惠局則必以操切實摠添益收租為主苟使實惠下究保無相蒙之弊則雖至經費之大損亦豈有一毫所惜而如或朝家之德意徒勤吏鄉之奸計潛售畢竟民國俱病上下并失則顧其事豈不誠麥浪乎哉今年穡事大艱不免

文衡會圈

為灾農如此之時執灾之政最難從實臣前以守令躬審田野道臣親執查驗之意另飭諸道而凡今之世處官如家視公如私者其幾人也分等狀聞不日當到趁此提警在所不已更為出舉條行會俾令着意入量無過不及庶免誤事犯科之歸何如上曰依為之左承旨李在學曰今日大提學會圈時前大提學牌招事允下矣前大提學徐命膺所當牌招而既是致仕之人則有難循例出牌何以為之乎上曰事異常格議大臣稟處可也領府事金尚詰曰文苑薦剡與官職膺命有異

况且從前會圈時致仕前文衡既無應頌之例則此惟在朝家自今定式之如何臣意則前文衡牌招有不可已矣判府事鄭存謙曰文衡薦望之時必也前大提學薦進者即是文苑故事而致仕前文衡又無應頌之前例則只當遵文苑可據之故事矣徐命善曰此是大關格例處臣何敢拘於親嫌不陳所見乎致仕之人既去朝籍則前大提學之名初無可論今若牌招薦判便是與聞朝廷事一番開路恐有種種生弊之端矣判府事李徽之曰文衡與奉朝賀俱是國朝稀有之官故雖無致

仕人之的當薦進文衡之事亦無致仕人不可當薦之可據前例則文苑故事必以前大提學薦望此是流來不易之故規既是前大提學則依例牌招實合古事矣 上曰依領府事兩判府事議舉行可也

進叅文衡圈點

因前大提學三牌不進 特命遣史官受薦于原任文衡判府事李徽之仍卽會圈大提學圈點六點金鍾秀李性源五點洪樂命黃景源四點李福源

初三日承 命入參 璿源殿奉審

傳曰璿源殿奉審時時原任大臣入參事遣史官
傳諭假注書李萬榮來宣

初四日承 命入侍

前一日 傳曰時原任大臣明日入侍事遣史官
傳諭假注書李萬榮來宣承 命入侍 上以御
容新模特召諸大臣使之仰瞻 是日入侍領議
政徐命善曰慰諭使節日啓下後專委一路之責
所任尤為不輕而使名則只是慰諭本道勾管之
任可令兼帶吏曹判書李行祥移差京畿勾管堂

上行副司直趙時俊嶺南勾管堂上差下何如
上曰依為之

上劄請令鄭詰祚同議 御容模寫

劄曰伏以臣昵侍 前席仰瞻 御真儼然八彩
之模不啻七分之肖區區下情實不勝慶忭之至
第伏念重事體之道猶不如博采衆見備盡敬謹
之義似聞正言鄭詰祚旁通繪事頗有情思而時
帶臺啣有難循例入參越在 肅廟影幀模寫時
故相臣金壽興以故判書金鎮圭之素解傳神至
請起服進參則今此詰祚之一時職名尤不足拘

請令鄭詰祚同
議御容模寫

次對

關西舊還停
退事

帝臣謂正言鄭喆祚許通令該曹口傳付軍職俾
卽入來同議恐不可已也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
劄請依施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領議
政假注書李萬榮來宣

初九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此平安監司金華鎮
分等狀啓也江界等十邑置之尤甚平壤等十六
邑置之之次定州等十六邑置之稍實仍以為新
舊還之一時并督其勢誠難毋論尤甚之次稍實
今年當捧舊還特許停退黍粟告歉實無本色準

捧之勢尤甚邑折半之次邑三分一以相當精實
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稍實邑尤甚面里
限五分一并許代穀推奴徵債依前防塞京外徒
流限明年勿定配所於尤甚邑事請令廟堂稟旨
分付矣分等依狀請施行代捧分數雖似稍過而
所請者只是黍粟準折許代不過一時推移之事
何必靳持并與推奴徵債之防塞徒流配所之勿
定亦依狀請施行至於舊還停退頃於嶺南出自
特恩諸道若視此為例舉有希覲之望則許多積
逋更無收殺之期狀內所請置之待分排行會期

風落木事

於畢捧之意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至於舊還
停退事卿言雖出於守經之意今年本道年事旱
澇為災無異南北依仗請許施可也徐命善曰即
伏見統制使具明謙狀本漂壓民戶結構之資一
時為急今番風落木中為先烙給云矣丁酉年御
營大將李昌運為統制使時以先為烙給事廟堂
至於請罷數年間本營事例豈有不知之理而此
等非難處亦不致謹其所犯科若是容易近來帥
臣專擅之習誠非細憂見今嶺南迎送之弊不可
不念故姑不請重勘而統制使具明謙為先從重

豐川漂民出送
咨文事

推考風落木則既已烙給者雖不必還推其餘數
文一一摘奸從實修報之意嚴飭分付何如 上
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各道年分今將次第上來勾
管之任不可不備關西勾管堂上行議政府左叅
贊金鍾秀差下海西勾管堂上兵曹判書李性源
差下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大提學金鍾
秀除拜已至一旬迄無動靜揆以事體殊甚未安
令政院各別催促使之斯速上來何如 上曰依
為之徐命善曰豐川漂民出送事盛京禮部咨文
出來矣今番節使便當為謝恩而令槐院為先換

出回咨定禁軍給馬下送于灣府使之傳于鳳城
將處以為轉送盛京之地何如 上曰依為之
十一日有 真殿行禮時大臣入參之 命
傳曰明日真殿行禮時齋宿處所依八月十五日
例為之今年即 先大王陞儲舊甲行禮時時原
任大臣似欲叅班同為入參之意遣史官傳諭明
日早朝來詣闕內公解齋宿之意一體傳諭假注
書李萬榮來宣

十二日齋宿闕內承 命入侍

是日 上命領議政入侍承 命入侍 上曰湖

清州儒生為德
相陳疏事

西狀啓見之乎徐命善曰略聞其槩而狀本則未
及見之矣 上出示狀本即清州儒生為德相陳
疏伸卞發通謀議事也覽畢奏曰天下之逆孰非
王法之所不容而至於此賊其情節之陰慝實往
牒之所未聞苟有一分人心者孰無食肉寢皮之
憤而今於臺啓方張之日發此陳疏伸卞之說者
其故豈有他哉朝廷之所以處德相者徒以空言
目之為逆而實未嘗以逆治之于今幾月一任庸
下之偃息故彼其徒黨之寔繁者視朝廷之舉措
而敢於出論如此臣以為若不早加 嚴處則義

理之晦塞姑勿論轉輟跬誤所傷不止如今日之數人矣 上曰今既停刑竄配之外有何嚴處之道耶徐命善曰竄配亦何嘗為之耶此臣所謂空言為逆而實不以逆治之也且見狀本發通之類雖未知何許人而此其醞釀既久必當有指使之窩窟矣 上曰然矣湖西伯狀辭太歇後矣此不可一任道伯尋常查究別遣御史何如徐命善曰重獄體之道不可不如此矣 上曰御史誰可合者金載瓚好矣而此外亦有可合者乎徐命善曰粹未思得矣 上曰然則卿須退而思之後筵停

當可也徐命善曰即見濟州御史朴天衡狀本則逆鍊之子衡之即後樂甥姪而同居切隣朝夕相從衡之弟甲戾又配旌義故互相往來無所顧忌云兄弟叔姪同配一島殊非嚴隄防絕交通之意分付該府使之分配他島何如 上曰依為之

十三日 璿源殿行禮時叅陪班 十四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 上命取湖西狀啓使三司脩堂輪見領議政徐命善曰臣於賓廳已使之輪見矣 上曰然則三司先陳意見可也大司憲趙瑗等以次

次對

進前力請德相與湖西罪人一並設鞫嚴問 上
曰明知此時設鞫之不可行而諸臣每以此為請
拿來牢囚有何所益乎徐命善曰三司之論固當
如此而德相之罪止削黜實為古論鷓張之本適
值停刑之時既無鞫問之路則姑先為配待用刑
拿來不猶愈於一任偃息乎 上曰非不欲為配
而其奈臺啓之方張何哉諸脩堂亦為各陳意見
諸脩堂以次進前皆如三司言 上曰此事關係
甚重不可不委遣御史審覈根柢故日昨筵中使
之商量可合之人矣領相果有所商量者否徐命

善曰屢日商量終未得恰好人矣 上曰予有一
人思得者卿於頃日亦以為不可永棄矣既不欲
永棄則先試此等處俾有以將功贖過實合滌瑕
之政且罪闕惡逆既不得設鞫則差送堂下御史
亦非重事面之道卿意以為如何徐命善曰 聖
意所指臣亦仰揣而其在重事面收人才之道誠
為兩得其宜矣 上命書李秉模審覈使差下傳
教仍命李秉模入侍 教曰此既關係逆獄則不
可以色目有所左右徃欽乃事善為究覈以來徐
命善曰渠之為人為鬼在此一舉豈敢不竭心奉

審覈使差下

行乎徐命善曰向來金文淳李顯永處分固出於
鎮安世道之 聖意然事係論人不宜久置罪籍
故臣於頃筵適因言端以金文淳叔叙之意仰達
而只下給牒之 命矣其在開言路重臺閣之道
似當有處分故敢此復陳矣 上曰卿之屢次陳
請如此當勉從矣仍 命書金文淳李顯永叙用
傳教徐命善曰此慶尚監司李文源狀啓也以為
善山等四邑量田待秋舉行之意前已行會而今
年穡事告歉民情事勢實有不逮之患待年豐舉
行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改量雖是目前之急

善山等四邑量
田待明秋更稟

務而歛歲撓民之弊亦不可不念依所請使之待
年豐更稟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近聞憲
府禁吏抄出江上富民十五六人稱以風聞迭相
侵虐捧賂探縱云向以此弊至煩 飭教而曾未
幾何復踵前習此必是下吏從中作奸之致聽聞
所及殊極痛駭令該府嚴加查出以為移法司照
律重繩之地何如 上曰依為之

十五日隨 駕詣 毓祥宮 十六日書香閣 御
容奉安時行禮 二十一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臣伏見禮曹草記批

禁吏侵虐富
民事

濟州御史罪人先
斬事

旨誕日陳賀有權停之 教矣昨年以前以 惠
慶宮持服之中雖不免權停而至於今年既行賀
禮於慈宮誕辰自上又以何辭拒之乎典禮之當
行者年年斬許俾不得一伸羣情恐非體下之道
伏乞更加三思俯循顯祝之誠焉禮曹判書金煜
亦進前力請 上曰何必多言毋庸更煩也命承
旨讀奏濟州御史罪人大變先斬後啓狀本 教
曰此事何如徐命善曰此非時急之事從當覆奏
矣 上曰御史事似關後弊矣雖鳥示不捧結案
豈不有禁條乎徐命善曰洪億為義州府尹犯越

湖西分等狀啓

罪人先斬後啓而時論亦以為輕率况鞠獄體段
與軍律不同則不捧結案任自處決實闕後弊矣
徐命善曰此洪忠監司李崇祐分等狀啓也舒川
等三邑置之尤甚永春等九邑置之之次公山等
四十二邑置之稍實仍以為事目給災外一千三
百十六結六十一負特許加劃以為排俵之地各
樣身布毋論錢木從民願收捧堤永清丹四邑還
穀隨其質遷限三分一折式代捧舒庇兩邑當年
條極劣米待明年徵納舊極劣米各邑停退者依
昨年例並停貢津米分俵者姑留本邑待明秋輸

納推奴徵債及尤甚邑罪人定配限明秋防塞川
浦沙被災者從實懸錄事請令廟堂稟處矣分等
依所請施行災結加請事今年湖西穡事較數歲
之中不至於豐歉之判異則千餘結加請雖似稍
過分數而事目判下係是災前以其所劃勢難移
排云者道臣所論固自有據此亦依所請施行身
布代捧事既許於兩南海西獨於本道何必持難
而諸道所納盡許代錢則軍門需用之苟簡亦不
可不念且本道事勢差勝於西南就折半木邊又
許折半代錢而若其各邑所捧之多寡令道臣視

綿農優劣參量磨鍊俾不失四分一之數兩邑之
極劣米停退四邑之三分一代穀舊極劣米依前
並停貢津米之仍留本邑推奴徵債定配防塞事
並依所請施行至於永災懸錄事道臣之言非不
良是而向來有司之臣筵奏定式亦必有意見未
過一年邊又變更實有銷刻之嫌今姑置之狀辭
中移減畝米之說誠甚訝惑田畝之災名各異米
太之穀色不同則朝家所不許之災道臣何可任
意移施乎雖他道如或有此等弊端隨現嚴繩之
意另加申飭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前以

漕船添載量
度使否

漕船添載事量度使否論啓之意筵稟行會矣即見洪忠監司李崇祐狀啓則以為本道漕船體制視兩南粗鈍每當駕海不及於南船之便利粹以倍數加載恐不無過多之慮今若以元上納八百石並雜費裝載千石則可以適中如是磨鍊則元漕船內餘船七隻當分載傍近邑田稅六七千石自明年依此定式施行事令廟堂稟旨分付漕船限前致敗之弊毋論故敗與否申明舊典更為成節目上送該曹計料云矣私貨添載則不計千石之限公稅定式則為此卜重之慮船人輩所言何

嶺南還穀代捧
事

足取信而姑且稍減其數更觀前頭次第準式亦不害為審慎之道並雜費穀滿千石裝載事依道臣所請施行未滿限漕船改造之弊臣之前日所慮果不誣矣道臣既知生弊之源使之往復該曹成節目嚴立科條事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慶尚道慰諭使趙時俊狀啓也以為各樣穀之本色準納其勢未由窮民紓力只在於代捧一歎而每因令下於開倉日久之後輒致吏鄉之弄奸未得實惠之遍究若趁此開倉之前早下代納之令則不但為均施惠澤之道亦可為準捧

扶安邊植松
禁養事

新還之策大小米豆太一依準折姑令從所願代
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令廟堂稟處為請矣今年
嶺南代穀之請何可不許早先知委俾開捧還之
路云者扶間所論儘有意見許令依所請施行而
至若尤甚邑幾許之次邑幾許分數形止更令條
列登聞以為酌量稟處之地何如 上曰依為之
徐命善曰因別兼春秋林錫詰所懷以扶安邊山
政府折受處許民耕食之後居民之流入者殆至
數百戶之多土地日墾松木日斲不可無變通之
道為言而有令廟堂稟處之 命矣臣考見政府

騰錄則扶安左右邊山皆是政府受 賜之地而
已丑年因大臣陳達依餘結例移屬均廳自均廳
定其給代至今輸送矣既入於元帳付中間且經
打量則伊後加耕之漸廣此必是居民輩憑藉起
墾之致已入之民家雖難猝然毀出而若其打量
後起墾處則令道臣摘奸查驗一並陳廢播植松
木以為禁養之地似好矣 上曰兼別春秋奏達
可也別兼春秋林錫詰曰養松之道雖在移其民
陳其田而到今年久之後猝難變通自今為始元
帳付外新起火田各別禁斷山腰上下無論高峻

平陸如有量外加耕一并陳廢不但加耕處而已
左右山內可合養松之地亦為廣濶申飭黔毛格
浦兩鎮使之隨處種松而仍令嚴立科條俾無潛
斫之弊則一年二年庶可有茂密之效矣 上曰
諸臣之意何如戶曹判書鄭民始曰扶安稅錢自
本邑上納則本廳捧留給代於政府而已未知形
便之如何而但當初折受在於邊山松木茂密之
時則到今山木之童濯必由於漸次加耕侵及山
腰之致今若打量田畝只留當初折受結數之野
畝而元數外近山加耕者一並陳廢植松則似必

無損於政府需用而有效於邊山松政矣左副承
旨趙時偉曰臣於年前奉 命時歷入邊山略知
松田事情今因言端敢此仰達矣湖南沿邊宜松
之山到處童濯而托以折受奸民冒耕毋論山腰
山頂舉皆墾耘目前所見誠極愁痛當初折受必
有界限查實其元帳付摠數許民耕食其餘濫耕
處並陳廢植松恐合事宜矣行副司直徐有隣曰
湖南邊山曾與湖西之安眠同稱七山以上松政
專靠於此矣挽近以來山腰山下舉皆童濯政府
折受亦已年久而今乃如許者實由於加耕日滋

閔仲復官爵
賜謚事

之致加耕之遽然禁斷在目下居民雖若可悶而此之松田輕重懸殊則別無所達誠有意見若令一從田案逐字打量初折受元帳付外加耕處毋論多少並為陳廢嚴飭黔毛格浦兩邊將着意植松考勤慢勸懲則末頭松政之收效恐不淺歎矣上曰依為之舉行便否為先令時任道伯論列并與原田外當陳結數枚舉杖聞可也徐命善曰因吏曹上言回啓判付有議大臣稟處之命矣故吏曹判書閔仲殉節事蹟備載於 莊陵誌而同時諸人皆已褒崇則仲之尚未昭雪宜有愍恤之典

李孟專贈職賜

謚事

李堯贈謚事

特許追復官爵既是正卿仍令賜謚恐為得宜故正言李孟專終始出處卓然有特立之節粵在肅廟朝有建祠之 命仍命賜額致祭則到今贈職 賜謚允合樹風聲之道故義州府尹李堯勲業節義赫赫照人耳目 仁廟朝既贈正卿 肅廟朝又 命旌閭 先王朝又 命延配於顯忠祠則今此易名之請似不必靳惜臣之愚見如此故敢達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近來寫字官全不擇差方當文書入寫之時可堪書役者甚少故適值窠出臣以自前多寫文書之人使之另擇填

補矣公事提調必欲以新入生徒不曾寫一張文書者填補屢次徃復無端固執末乃以決不改為為言臣之不能見重固已自訟而朝體則不可緣臣而壞了承文提調金履素罷職何如 上曰依為之

二十二日 大殿誕日問安 二十四日次對入侍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此京畿監司李亨達分等狀啓也廣州等十九邑置之稍實喬桐等十八邑置之次尤甚名色不為舉論仍以為新舊極劣米勢難一時備納今年條外舊極米未捧者

京畿分等狀

特許停退田穀失稔難以本色准捧翔寧等九邑最歉處或三分一或四分一以相當穀許令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平倉北漢大興等所納餉穀只之次邑姑令捧留本色推奴徵債限明年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分等依狀請施行舊極米停退事今年畿農比昨年雖若少損猶不失為登稔此等之時若皆停退則極米終無收殺之日亦豈不可悶乎然道臣既已為民陳請舊未捧中限折半停退相當穀代捧事此雖與畚穀之代捧田穀有異而所請稍過分數九邑並以五分一許令

嶺南射米變通

準式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之次邑餉穀捧留事
及推奴徵債防塞事並依狀請施行何如 上曰
依為之徐命善曰即見慶尚前監司李文源報備
局辭緣則以為婢貢給代節目中以射軍木代米
耗條五百石作錢上納定式而自經戊戌大歉未
捧夥然應分耗條只為四百餘石故每於作錢之
際自犯元數漸致本米之減縮此後射耗五百石
中特減一百石其代以軍作米耗條加數許賣為
請矣射米應分之數既已減縮耗條作錢將不免
侵及本米之境則不可無變通推移之道軍作米

耗條中限百石姑令移施發賣待射米有裕更依
節目施行事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
長寧殿奉審當在今月內而江華留守徐浩修方
有身病勢難及期下往不可無變通之道許遠何
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開市不遠北兵使不
可不及期下送喬桐水使申應周當日內辭朝方
當捧糴之時曠官為悶未下直守令亦令一體辭
朝何如 上曰依為之

二十五日差兩闕入直校衛試射考官 二十六日
以試官詣慕華館 二十九日次對入侍

陞擢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右承旨金尚集大司成閔鍾顯文學才猷沈屈可惜此等人合有陞資需用之道故敢此仰達矣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開城留守鄭好仁莅任已過周歲方當位著艱乏不可使之一向處外許適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黃海監司趙尚鎮向來飭教之後雖不敢更陳辭疏而聞其實蟻尚未差減云今姑許適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黃海監司趙尚鎮分等狀啓也谷山等八邑置之尤甚海州等八邑置之之次延安等七邑置之稍實仍陳綿灾

海西分等狀啓

之援例俵給永頃之從實懸錄請於事目外加得一千七百結以為均排田畝之地新舊還不可一時並督毋論稍實之次尤甚舊還特許停退田穀失稔難以本色準捧尤甚限折半之次三分一以相當穀姑令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開兵入防依前停番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分等依狀請施行灾結加請雖以綿灾之均排為言本道番摠本來最少事目領下亦自不些今此所請無乃太過並與該曹先給之灾滿三千結加劃使之平均分俵還穀代捧尤甚三分一

宣諭御史陳

與五條

湖南作隊

之次四分一許令以相當精實穀準折代捧待明
秋還作本色舊還之不可遽停永頃之不宜類復
前因闕西湖西之啓已有所陳並姑置之牙兵入
防之停止推奴徵債之防塞依所請許施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即見八江宣諭詢瘼御史
徐龍輔別單則條陳江民為弊之端凡五條而其
一請復湖南之作隊也蓋聞作隊之法利於江民
而不便於湖民故行之數年旋即停罷至今江民
必欲復出而湖南之終不肯從者非但為官營納
之有弊而已其間必有許多掣肘之端而然也然

鹽商都賈

而御史之言既如此為先行會本道令道臣詳陳
年前卡行焚罷之由且以民邑利害便否論理狀
聞後更為稟處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其
一請祛鹽商之都賈也母論城內外物價貴賤惟
在都賈輩操縱潤狹寧有如許無據之事乎近來
禁令漸至懈弛使此輩踴躍如此而至於獨專鹽
利之說尤是曾所未聞者既已設厘則收稅於私
商猶或可也作為都賈托以亂厘東西南北賈遷
之販商皆令斂手而斷業則物價之一時騰踊奚
但為江民失利之憂而已乎分付京北平市各別

海西斜水

禁斷俾更無此等弊端其他各屬都賈之名一截
申禁隨現重繩事一體嚴飭何如上曰依為之
徐命善曰其一請罷海西之斜水也海西則均廳
漁稅皆自本營收納故南北斜水之名猶存於均
役之後而或以裨將差送或以營校差送不無攘
利貽弊之端年前因江民上言自均廳往復本道
屬之附近邊將照管舉行往來漁舡稍以為便矣
行之未久又復移給營校有此江民之呼訴此後
則依已定節目還屬附近邊將收稅上納事分付
海西道臣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其一請

禁吏作掣

飭禁吏之作掣也臣才因所聞陳達行查而取見
秋曹文案則只告官負出牌若干處而已至於渠
輩中間操縱受賂放釋之類則初不直招宜乎其
現發之數掛一而漏萬也今番若不嚴加痛懲則
江上富戶難保其莫安厥居永絕侵虐之患更令
秋曹捉致該府吏隸其私自受賂之狀私自放釋
之人一一究覈然後賂錢則推及江民該吏則照
律重繩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其一請禁
官屬之執船也一自船隻案付均廳之後雖如工
曹掌船之司亦不得任意執捉况官房之於船隻

官屬執船

初不管攝而下屬輩憑藉操縱至於捧賂之境事
之痛駭莫此為甚分付均廳另加嚴禁俾無舛人
呼冤之弊何如 上曰依為之

